



翻

左繡

五六

12

3186

4



口 12
3186
卷



左補
 惠王十八年公入
 鄭文公十四年襄王立
 齊桓公七年襄立
 宋襄公九年襄立
 晉獻公九年襄立
 衛文公五年卒成立公廿
 蔡穆公六年卒成立公廿
 曹昭公七年卒成立公廿
 滕宣公九年卒成立公廿
 陳宣公十四年卒成立公廿
 杞武公八年卒成立公廿
 薛武公八年卒成立公廿
 莒隱公六年卒成立公廿
 邾文公七年卒成立公廿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僖公上第五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兄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在位三十三

經壬戌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

邾以齊師諸侯之師救邾次于聶北者案兵觀○夏六

春秋左傳卷五 僖公

右三本
中二本
左一本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二日
購求

許穆三十九公

小邾公七年始書小

楚成十三公始書楚公四年齊桓

秦穆元公十

越隱元

夷魯地

曹伯公穀胡並作師穀梁謂曹師曹伯也。以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劉氏駁之當矣。左氏獨作伯者蓋亦穀梁氏之意。與然杜氏於傳注謂實大夫而於伯字无一言及之。恐經伯字亦原如此乎。不可知也。

曹師石經校勘記

此春秋書楚之始也。毛氏傳

再言齊師宋師曹師者若曰此即次于蕭北之衆也。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乃以救邢之師為城邢之師惜哉。朱載鈔

月邢遷于夷儀

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辭夷儀邢地。

齊師宋師曹師

城邢

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

秋七月戊

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傳在閏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

在外

楚人伐鄭

荆始改號曰楚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

伯曹伯邾人于榿

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

榿勅呈反杯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邾地

冬十月

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鄆魯地挈莒子之弟不書

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鄆力知

再列三國疏說不穩。氏無姜字明係闕文。毛氏傳

由四字而三字而兩字遞減得妙。愈減而句愈峭矣。

復扶又反。陸

實大夫也何得稱為諸侯此妄也。棟

兩節合讀以救邢為主。下遷邢城邢都。勢帶叙歸併救字中。此以綱統目之法。否則連叙三經未免連營七百矣。批朱

魏惠文帝開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

左肅

反挈女居。女加二反。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

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關。公

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掩惡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

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深淺常準聖賢從之以通人理有時而聽之可也

諸侯救邢

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

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

邢潰不書。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其具還之無所私取。

換仕眷仕轉二反。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二

曉兵豈有七百里可以拒敵者乎。
●分災，即分憂之意。分穀帛，蓋以上有具器文附會此也。

單句獨孀孀有姿致。

●魯與邾之尋師多矣，詐而敗其戍兵，不必為哀姜故也。補正

非卿也，見可以不書嘉獲之也，見所以書兩句中間省却一轉，此以脫為簡者。
●汪克克曰：汝經各邾獲蔡公子燮求華元，吳獲陳夏囑齊國，未有以各獲。

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分穀帛。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犂，即檉也。

地名，二名。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

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

虛起居反。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求還慶父之賂。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

嘉季友之獲而書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林以魯辭書之。

不以封衛累齊桓也，以為天下之公義也。觀木瓜以美齊定中，以美衛則春秋書楚丘以善辭，居然可知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魏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此始赴見經滅例在襄十年。

●御蒙那迂而城之則是助其板築積穀。未有以見其專封也。故邢君迂居城城楚邱而迂衛焉。專封者矣。故晉師而不居迂。然居城邢而不居城夷儀。則亦不与專封之意也。朱批

既不得自公又不欲自諸侯則渾之曰城楚丘。蓋兩無所屬之辭耳。

此篇較公穀左氏總以簡雋見長。

以其供乘車之用故謂之乘耳。非語于數也。形題

●胡卒曰春秋誅惡皆罪其主之為惡者。故以齊首石曼姑。以宋首州吁。以冀

三年。○大音。泰一如字。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貫古亂反。貫市夜反。又音世。

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君死國滅。不書所故傳言封。

會後也。

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支。

●按此以魯辭登。故不言諸侯矣。姚本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

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屈

求勿居勿二。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反。垂棘晉地。

首首以子家首了公。先儒以滅漢者張禹。非王莽。唐書李勣。非武后。得春秋之意矣。朱批

二傳皆詳假道之謀。左氏獨詳假道之詞。詞令之妙。固非高赤所敢爭也。朱批

●請伐虢其實欲併取虞。孫月峯

不唯假道且請師矣。詞令妙品。

●鄭丁反。子批。服虔云鄭晉邑。按字典蓋大約晉滅虞後地遂為晉有。

兩為不道。借賈形主。參差中必有整齊。方成片段。

蜀。矣。朱批。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為入

也。懦而不能強諫。懦弱也。○懦本又作懦。乃亂乃貨。二反。字林作悞。且少長

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

於虞曰冀為不道人自顛軫伐鄭三門。前是冀伐虞。至鄭鄭虞邑。

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軫音零。鄭干丁反。補正。引服虔以冀伐晉至鄭。虞助晉伐冀。使病將假

道。故稱前恩以誘之。正義謂虞能報冀。晉不能報虢。言已弱以示其恥。言虞彊以悅其心。按二說皆通。玩

唯君故句。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從服為長。將欲假道。故稱虞

疆以悅其心。冀國名。平。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客舍。

說得甚輕以預釋其唇齒之忌也妙

請先伐虢者為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不信虞之意補正

斷語應起作結妙只一字簡老之筆

江黃楚東方之與國江黃不服楚不可得而懲服江黃所以斷楚人之左臂也衆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虽武王伐紂之師亦遠及庸蜀八國之人其為犄角之勢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意周矣朱批

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其餘莫敢不

也。號稱遣人分依客舍以聚眾抄晉邊邑。抄初教楚稍二反。正義曰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

以侵敝邑之南鄙。補正邵氏曰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出則侵退則保。敢請

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已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喜於厚賂。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

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先書虞賄故也。非

借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

至此正伯業極盛時也忽閒閒着冷筆令人莫測其故真妙文矣。只一句十字而人也事也地也時也無一不到簡而愈曲精絕。

首尾呼應中三句都用而字句法皆更進一層之辭。

讀奪鑿益疾句使人不敢作得意事。驕即疾也如天去其疾之類杜注迂甚矣。

奪亡下陽之鑿戒。稔入甚反。猶云五年。傳文侵伐每通用不必賡解。影題

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桓公軍事為齊亂本張

○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

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鑿所以而

益其疾也。驕則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必亡便平。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冬楚人伐鄭鬪章囚鄭聃伯。經書伐傳言伐本以伐興權行侵掠為後

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掠音亮。

邱蒲悲切

凡稱蒞盟皆非敵者而不歃血者題
蒞盟皆為盟而行故直以盟為文也
春秋鈔

經只言正月四月傳却從十月數至五
月乃是要其始終而言愈見其早之意
然妙在先說到了六月雨然後再從十
月不雨說起曲折有趣若從頭數來文
字便一直帳此亦錯綜之一也

經甲子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

日不日旱
徐人取舒
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
舒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

用大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
謂荆舒者也徐附齊故為齊取楚之與國
六月

雨不旱不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

在東平須昌縣北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蒞臨

也林吾君大夫如齊自僖之
初年始前此適他邦必有故也
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
不點正月為欲從十月算起也

日旱不為災也
周六月夏四月於
播種五稼無損

御案伐楚救鄭之謀已定於會榿諸
侯惟宋最大江黃旅遠故再為貫與陽
穀之好以堅其信朱批

趙鵬飛曰三年之間鄭歲受楚兵故
拒之伐楚有不可容緩若一失鄭則楚
愈熾後欲圖之可及哉故明年有次陘
之師朱批

感激語不在多只一勤字已足使人低
回不去

與夫人蔡姬戲舡中蔡姬習水蕩公
史齊世家

未之絕也宋木
多許情事若曲筆描寫滿紙不盡只用
短句直叙以此事不過為侵蔡作緣起
無庸多着筆墨耳蓋簡亦有道也

王或庵曰十句共三十一字而有七層

左肅

春秋左傳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二年楚
侵鄭故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公會
時

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
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
孔叔
鄭大

夫勤恤
棄德不祥
祥善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
蔡姬齊侯夫人蕩搖
也囿苑也蓋魚池在

苑
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
恃楚

為明年齊
侵蔡傳

卷五 僖公

轉轉摺摺。螺若殼若。真蟻封盤。馬本車。安頓四之字。錯落盡致。也字蕩漾。可愛。宋人文字。整而不能碎。肥而不能瘦。所以去古愈遠。觀此文。只三十一字。而蕩舟一案。了了何其瘦也。十句中而二字句者七。何其碎也。

晉王湛與趙濟共乘馬。步驟不異。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否。唯當就蟻封盤。馬果倒路。世說。

汪克寬曰。桓伐楚。不當先侵蔡。今攻侵蔡之後。蔡終不與齊桓之會。晉文俾能致蔡于踐土。于溫。翟泉。而厥後專意事楚。則桓之討蔡。豈以過乎。朱批。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遂

兩事之辭。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林侵蔡遂伐楚以見齊霸。侵陳遂侵宋。以見楚弱。

夏許男新臣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即許叔也穆

公卒僖。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

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

齊人執陳轅濇轅濇濇陳大夫。秋及江人黃人伐

陳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為文者時。八月公齊不行使魯為主與謀例在宣七年。

至自伐楚無傳告于廟。葬許穆公。冬十有一月公孫

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

牙子叔孫戴伯。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伏涉字林蔡自北杏一會而棄我

諸夏甘心即楚故齊桓先事侵蔡披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

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

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曰風。一說

馬喜順風。牛喜逆風。所趣不同。不虞君之涉吾地也。故不相及。蓋南轅北轍之喻耳。

三肅。春水左傳。卷五。僖公。七。

風馬牛三字。以為不相及之喻也。不相及。言彼是事不相干涉也。諸說載在集說。

此合兩為一章法。上半兩問兩答。却用分承。下半亦兩問兩答。却用總承。上則半認半推。下則前恭後倨。都用一開一合。筆法極變化。極整齊。已開後入。遙對格法。門見刻本有分作兩首者。真不知章法為何物矣。

上段管仲就理。上講說得正大。楚子却答得活脫。極有聲色。下段桓公就勢。上講說得張皇。屈完便答得開冷。極占便宜。似此詞令。皆隨機應變。好看煞人。左

氏特對。以自娛。娛我後人也。

援王命。不相及。句。賜履。破涉吾地。句。微問。與楚罪。破何故。句。金。

對針上文。分外說得。闊遠。先答何故。一問。然後正言責楚。亦是兩層。往復與。下半相配者。

聲罪。致討。詞意整瞻。飛書馳檄。高文典冊。合而為一。良未易才。

包茅。是些小事。令其可受。不復是遠年事。今其有辭。楚人雖狡。要皆在神氏算中耳。真西山云。我以大惡斥之。彼亦必斥我之惡。以為諸侯羞。唯舍其大而責其小。庶幾楚人不盡力以抗我。則不勞而師有功。孫執升以為桓公與。付自度。不能大艾楚。故為此迂誕之言。以便草草結局。與前見合。

不共釋文。漢刑法志。說文引。傳並作供。按勘。

縮酒義詳于集說

一春一夏。兩段各以時令對起。見其久也。各提諸侯之師。為眼目。而前後兩先。君遙遙相對。東海。西河。穆陵。無棣。方城。為城。漢水。為池。都兩兩映襯。併兩段為一章。真有璧合珠聯之歎。

敬仲子文。兩人真是對手。大家將計就計。適可而止。否則為守為戰。事未可知矣。
王惟夏
朱批

何故。管仲對曰。昔者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

夷。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

征討其罪。齊桓。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因此命以夸楚。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

盛。○林索隱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途。西孤竹。按是時管仲相齊。子文相楚。正是的對。楚既以涉地。何故為問。則齊不應。歷言受封境。爾貢。界以自狹。當以征伐所至。為正服虔之說。非也。

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

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書包。匪菁茅。茅之為異。未審。

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補正曰。齊侯以為楚罪。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而問之也。

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師進次于

陘。楚不服罪。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師退次

于召陵。完。請。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

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

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上文繼好辱收。已是兩邊說矣。此下不過開語取笑耳。小白絕不認真妙極。然亦作者裁對已工。不容更着一語矣。上半師起師結。下半屈完起屈完結。片段明整有法。

●吳澄曰。齊以楚平方強。若不持重而輕進。則勝負未卜。故次隆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為節制之師也。朱批

此篇直是後人兩扇格。揆意不換詞者。東方陳鄭一利害。只以顛倒出之。而各以其可也。急住蓋明告我以對股法門矣。

申侯與濤塗語妙。在全然相反。尤妙在全然相類。相反則獨見已說之為長。相類則愈形彼說之可憎。如貝斯錦左氏真有化工肖物之能。朱批

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寬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自是實語。亦道破管仲心事矣。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爾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鄭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

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屣其可也。屣草屨。屣符費反。楊雄方言。屣粗屨也。絲作之曰屣。麻作之曰屨。粗者曰屨。補正曰。劉熙釋名。齊人韋屨曰屣。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

注候伯為中等宋本
勤王事宋本

中、以、一、等、二、等、對、舉、而、侯、葬、袞、斂、恰、以、一、實、一、虛、為、起、訖、文、貴、勻、稱、此、一、班、也。
●許本男爵今葬以候禮蓋加二等注以候禮加一等一宜作二。齊桓師諸侯伐楚問王責不供是即王事男而以候葬是加二等也。孟子曰天子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是也。今以上中下解一等二等恐不中且歿字不必為以歿勤事也。於是句謂有袞斂之禮

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為誤軍道。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

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為下等。死王事

加二等。謂以歿勤事。於是有以袞斂。袞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

例也。以此師行為朝會亦不可。

●事在莊廿八年傳林

此篇傳晉殺申生事却意在驪姬猶叙鄭伯克段却意在姜氏故中段一氣趕落全用彼處筆法蓋亦相準成文也又此事與二五耦篇緊緊相接却別自一種筆意彼處從獻公無子叙起便通篇着筆子上如欲立其子乃一篇之主後而登公子二姬之子一一照應此篇從以驪姬為夫人叙起則通篇着筆姬上如姬謂大子姬寘諸宮姬泣姬遂諧二公子草蛇灰線用意極顯用筆極微總之一文自有一文主腦非可隨手雜湊也申生口中兩姬字尤一篇精神所在唯以姬為主故立姬用重筆立癸齊反用輕筆特寫與二五耦篇相反以

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

曰從筮卜人曰據國語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

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蓋以先後為長短正義曰卜人欲公舍筮從卜故云論理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繇卜兆辭

除也瑜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翰羊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難除

如蘭傳亦云君之臭味臭乃氣之總名今既以善氣為香故專以惡氣為臭尚猶有臭猶則尚之義重言

此等薰香草猶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正義曰月令其臭香易云其臭

見其用筆之變用意之精妙極

●釋畜云夏羊牡。喻牝殺則喻是羊之名美善之字皆从羊故以喻為美也正義

●昨才故反釋文

之耳如尚書云弗遑暇食遑則暇也按臭叶音抽今人唯惡氣讀尺救切餘皆讀許救切與嗅混非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字該一篇國語

既與中大夫成謀林中大夫里克也獻公欲廢太子

也。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

祭于曲沃歸昨于公昨祭之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

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公祭之地地墳謂公

酒食自外至不可不試唐云四字獄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大子太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

投君已死矣
以吾之故
不飽不安
口不樂則
之不孝大矣
不忍為之存也

奔新城下本接二公子事因要還申生
了局故趁便叙去然得毋顧實失主乎
看他連忙接遂落二公子作收煞字字
跳脫筆筆機警其老辣真與事相肖也
化工化工 其寫申生處亦都是緊顧
姬氏落筆無一閒話
末二句輕帶得妙筆法又與前奔新城
相應經營匠心
杜李同傳一死一生各將安在俞評云
爾按此乃史家附見之法如謂本文全
着意在此當未盡然 ●李里音同

●吾又不樂是申生不樂也

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 大子

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

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 曰子其行乎大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

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

蒲夷吾奔屈云三字獄 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經丙寅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護書春從告 杞

伯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

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叔孫蔚伯娶於牟

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

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林衣裳之會

七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于諸侯所以定世子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

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鄭伯逃歸不盟逃其師而歸也

逃例在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在弋陽縣東南林夷狄始滅中

文三年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無傳 ○冬晉人執虞公

●鞅大計反又度秦反音大 正句

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入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

可以遠觀者也朔且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叙事訓民魯君不能常修此禮故善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

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為備故也素

妖祥逆為之備

居然媲美靈臺信公所以有齊聖之目

登望書三層以書為主故下單結書字

觀古亂反

告朔而後聽朔政聽政即視朔啓發閱藝彫

此篇是結上生下文字蓋申生既殺便已揭過一邊以後須叙二公子出亡本末因補寫士為築城一段議論以為後文緣起見登悟其言大子可以不死二公子亦可以不奔篇中宗子維城乃回顧篇首一國三公乃反跌篇尾無一浪筆也潘謀堂朱批

離應也如無不離之歸相應為離補漢律歷志注

士為築城實新乃是故作詫異以動公言問大旨在修德而同宗子兩句前云寇讎後云三公中云宗子總見申生無恙蒲屈都河不築三年尋師吾誰適從極言築城之危口中自說重耳夷吾意中却全指在絳之二子也此公極有深心宜其言之針針見血乃爾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釋經必須初晉

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實薪焉不謹矣

吾訴之公使讓之謹讓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

喪而感憂必離焉離猶無戎而城離必保焉保而寇

離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離之保不忠失

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

安則宗子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

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應何慎結退而賦曰狐裘龙茸一

校計校強弱
負也按猶犯
不校之校

袂袂也新袂
斬其神之未也

之線

申生重耳夷吾為三公數國事耳非
語城築之事

士為連說四讎字直將以二子為讎而
重耳乃以校者為讎此正文字兩兩敵
射處總見獻公前既失之申生後又失
之重耳也而重耳自此與矣首尾照應
之容如此

起處總提二公子一筆而夷吾許之于
始重耳逃之于終可見兩人優劣其不
附伐屈事又行文欲得勻稱不令偏重
也

左氏于此等大事卻只用寂寥之筆嘗
不可解夢之當是極其慎重不敢輕易
落筆欲博綜廣攬以待後之補緝而後
乃終闕之也固大异于不知而作者矣
此節為匿怨而友者寫一小照首句提

孫豹
公孫

而意無窮

國三公吾誰適從
士為自作詩也危耳亂貌公與二
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

訴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讎不忠無以事君故不
知所從
危莫江反又音蒙音戎適丁歷反
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披乃徇曰
齊車子此以翻筆為應筆之法巧妙絕人
披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袂遂出奔翟也
袂袂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因聘而娶故
傳實其事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惠王以惠后故
將廢太子鄭而
立王子帶故齊柯帥諸
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宮陵
宣仲轅
故勸

之城其賜邑
齊桓所
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

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
樓櫓之
遂諧諸

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為七
年鄭

殺申
侯傳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

之以晉可以少安
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
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

於齊故以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

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孔叔
鄭大

明怨字下以故勸之乃為之遂諧諸三
層而末以由是得罪作結語不多
而意已透左氏蓋以筆為鏡墨為鼎者
也前申侯之反宣仲不必別尋話頭
今宣仲之諧申侯亦不必別尋題目看
數虛字字字傳將計就計之神

凡文必有總括之筆在首為提在尾為
束此篇獨用之中間喜于王命承上懼
不朝齊起下于上為束于下又為提蓋
以中權作首尾關鍵也章法奇甚妙甚
朱批

逃歸不盟四字亦以中句分縮首尾真
重規疊矩矣
可以少安所喪多矣多字少字乃前後

三書

春秋三傳

卷五 僖公

三

左列

互映處文情總以對寫為佳

●張洽曰楚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因王問鄭而帥師滅強故經晉人以罪之朱批

弦恃四國之睦于齊而不事楚凡有三層轉折中間卻又有皆弦姻也一層註解看其用筆之簡而曲處

所恃者姻所恃之姻又僅恃齊之睦而于已一無所恃也只一兩筆寫盡天下妄人一之為甚 閩監毛諸本校勘

此篇傳晉執虞公事只一易字盡之看其前議後叙處處伏一易字至末一筆點出絕世奇文注為恐謂此

上半自成一篇絕妙文字開手提明復假道于虞故文中前則曰其可再乎後則曰晉不更舉矣首尾呼應一片中間

夫親黨援也此處齊字偏用暗說有意脫換處 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輕遣正反

楚鬪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

於齊皆弦姻也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柏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 弦子

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亾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 一之謂

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

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車尺奢反林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輔

頰如唇在表二者相須以生去一不可對下文看見虞本不

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

王之昭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

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

周為昭補正曰不從謂大伯不在大王 號仲號叔

之側後儒據此以証大王翦商者誤也 見號更親于虞

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號仲號叔

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號是

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

吾宗神據兩層卻因虞公自解自寬就其說而駁之其實正意已于首段說盡也然層層駁難于本文為絕妙波瀾于後事為絕妙埋伏讀至下半其詳寫滅虢童謠時日偏不一筆商量及虞分明是號亡虞從晉不更舉註脚其詳寫執及大夫以勝秦分明為吾宗二字寫出極其不堪其詳寫修祀歸貢又分明為神其吐之還他着落而未以罪虞公且言易也結之前半妙文得後半實事兩兩相應使人讀之又好哭又好笑也刻本往往刪去後半亦食蔗而遺其本矣

●盟府府庫也●金許載集說他只說個假道伐虢我看來便是假號滅虢開口喝破頑石亦應點頭須看其字字激切處為全篇之綱領也

周書祭仲之命上又曰君陳下又曰旅祭設有文俱以物祭其祭相似而有德神耳之此亦不是物也祭又豈是也

將號是滅是叫他從號一邊翻轉看親于桓莊又叫他從晉一邊翻轉看絕妙對面指點法替他說個親字而既不我愛反忌我偏是吾宗不唯不得其親適增其害也痛快極矣朱批
前連寫兩親字兩愛字兩偏字此又連寫七德字四神字他說入情便與他說情而情不可恃也如彼他說天理便與他說理而理又一無足恃也如此反反復復透徹無遺誰謂達心而懦耶况以國乎神其吐之乎兩段都用反詰語作掉令其自思與前其可再乎筆意呼應一片絕妙章法
王鳳洲曰疊三引書以如是二字一頓便用反轉落下文勢鼓舞朱批
●書作詩詠

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
偏盡殺之事在愈繁愈醒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
莊二十五年俞云前段論勢中論
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
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逸書
●今書祭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
●對神字 日民不易物惟德馨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
●今書 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
旅祭三引書一層繁一層暗與前文勢相配至末
●却直說無德忽從對面反掉一筆與上段一様
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

虞不臘矣三句煞在上半篇起下半篇乃一篇轉極處刪卻後文便語無歸結不見其妙矣

●朱晦菴有此說

●金聖歎曰公曰何時看得容易卜偃曰必是時說得容易朱批

三蕭

透快而調又相應妙文豈有兩也易臘歲終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也日虞不臘矣祭衆神之

之名●正義日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秦本紀惠王初臘始皇更改臘日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周時臘蜡各為一祭漢則不蜡而臘矣●按世有因此語議左氏為秦以後人者故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八月甲午晉備錄此

侯圍上陽上陽號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

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戎事上

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號之旂下同服

春秋三專

卷五 僖公

左

鳥星下
之體二字

九月十月之交
交際也謂九月
之末十月之首
是時推于支
以丙子當在
九月十月之際
而言未是察
合朔大小尺
也此的知而
子為十月朔而故為是也

之系

段玉裁云李善注開屠賦盛作威劫
注黃黃鳥星之體也脫二字

此段先了伐魏事其出色寫魏上正是
出色寫虞必從之也須知

成軍謂勒兵盡旅

影題曰貴鳥星也信子之明白成
整旅是方戰之事非成功註章
數句當前其言益於世教正

斷初近反又駭問反

末段一氣趕出直如秋風之捲簾點出
易字乃所謂于里來龍到頭結穴也神
來之筆

九月十月之交
交際也謂九月
之末十月之首
是時推于支
以丙子當在
九月十月之際
而言未是察
合朔大小尺
也此的知而
子為十月朔而故為是也

通篇層波叠浪至末只以一字斷結奇
絕

唐錫爵曰一個是極聰明人一個是極
懵懂人聰明人開口便說一號字全為
後道起見也懵懂人開口便說一晉字
全為壁馬起見也洵乎人之賢不肖開
口立見也

二公子皆知之其見忌于姬等而一則
見伐于及難之時一則遲之于期年之

至蕭

振振盛貌旂軍之旗旗補正曰漢書五
行志作約師古曰約服黑衣旂叶勸
朝之責責

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星也天策傳說星時

近日星微焯焯無光耀也言丙子平且錫火中軍事
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齒之子未有念慮

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不
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

來之驗有益於世教○錫述春
常倫二反焯他門反斷初問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
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

在策
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
行疾故至且而過在策

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
不書不告也周

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

以勝秦穆姬
秦穆姬晉獻公女送
而修虞祀且歸其

職責於王
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丁卯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
今茨陽密縣

秋楚人圍許
楚子

圍以圍者告
諸侯遂救許
皆伐鄭之諸侯
故不復更叙

公至自伐鄭
無傳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賈

春秋左傳卷五 僖公

春秋左傳卷五 僖公

春秋左傳卷五 僖公

後可見忌夷吾較輕于忌重耳而相繼奔狄是自命同忌也卻芮忠而有謀此已見一斑矣

●近附近之近釋文或如字說詳文意做去声說者為是

筆意醜藉此譏其既畏齊而又逃盟無策之甚城而見圍雖城何益註謂齊桓聲其擅興土功之罪以告諸侯恐非

●正義解所以書新城義當爾引劉炫以補杜注齊桓聲罪之意大非傳意

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

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卻去逆反補正曰史記述冀芮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左氏文簡得此語更明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

梁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年圍新

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故不日密而日城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

侯正義曰傳解經書新城之意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產城攻其所產是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力還救許則鄭圍自解故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

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罷皮罵皮買二反許男面

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贊手縛故銜之櫬棺也

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

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武王親釋其縛受

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又音廢說文云除惡之祭焚其櫬禮而

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許僖以公稱則許穆以公稱無可疑者左氏奚為別以加等之例而却為不通耶

問證不記其詞從之不列其事只敘逢伯之對而問與從皆在其中矣此亦詳略之一班也

●趙氏匡曰按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圍以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為滅國之禮乎若許已從楚齊又何故不伐許乎又云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亦可疑劉氏敵曰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楚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邾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林自邾黎來為小邾子而天下無未命諸侯。自晉處父為陽處父而天下無未命大夫。

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命大夫。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母如字又音無泥乃應反。林衣裳之會八

曹伯班卒。無傳。五年同盟于首止。林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冬葬曹昭公。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

此為齊伐鄭殺申侯傳兩節合讀以說齊用諺為兩節關鍵說齊句束上應知其所以來矣。一層文字用諺句通下領弗可改也已。一段文字與鄭伯逃歸

篇一樣章法諺有之。古人有言首尾相映而競病強弱待我待君語語對待交互予取予求女疵女容字字轉換錯綜一樣筆意分之不必兩傷合之則成雙美人巧極天工錯古人可作知不河漢斯言。

文公以逃盟之罪歸於申公而殺之。以殺申侯為主。上節言其所由來先虛透一筆下節聞其死也仍找轉作收兩頭回抱中間常山率然有此好勢耳。申女嫁于楚所生。孤自。

屢許漸反。申出也一段不入補叙倒叙例乃是為用諺句作註脚耳說到寵于厲公此下不免還有許多層折看其只用于文聞

則不競何憚於病。競病也。憚難也。林言既不競強也憚難也。能自強何畏難于卑弱之病。

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

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對曰朝不及

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

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正義曰蔡楚女嫁于申。

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林文王死在與之璧

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子取子求不女疵

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

相連。女字。申字。絲。末。二。句。又。轉。一。層。另。收。女。字。謂。女。為。罪。孽。疵。似。斯。反。

左繡

其死也疾轉入題撇脫乾淨不會此法總不能簡也
非可改猶諺云毛病在身改不來所以終致濶塗之潛林註單解古語不可改便只收拾中段文王語於起句少照應矣

此傳甯母服鄭事謀鄭起請盟結中間使天子聽命于會可見鄭已為德禮所動故此篇以首節為主中幅不過因將許子華而極論之語語申說德禮回顧起處而正文不在此也少筆是主多筆反是賓明于賓主多少之變可以讀史矣
● 洩息列反 ● 君若石經宋本
開手四語妙于整齊末路三層妙于錯落前則詞簡而意該後則意密而詞暢

少者龍龍全文多者樹騰不竭極文章之大觀也
朱批
通篇以德禮為主起手總提以下前重寫禮字後重寫德字凡各四點章法最勻
● 上濬曰子華鄭之賊子也公所而信之其為會盟之累豈淺鮮哉

兩若字正對也一若字一反一復利害了了國策全得此種筆法無不暢之意無不爽之辭
● 凌約言曰仲言及此大義凜然亂臣賊子疾疾幾知所戒慎此五伯所以為功之魁也

春秋左傳

卷五

其

君也求多以禮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義大望責之

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

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四語是管仲霸齊大本領德禮不身無人不懷齊侯

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

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

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

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

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奸音干

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

有彙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其彙隙對曰君若緩之以

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

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

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

上只就鄭論利害。此更說到示後嗣亦以記不記反復比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假王道亦自有一種精神。庶願得到左氏最高得也。

●列姦列姦人於今位也。明見下文注用字過簡。

末二層又從子華身上着眼。既斷其行又被其言三良三族語語對針用意最為周密。

子華得罪乃是趨便帶結不得作正文讀。只重鄭伯請盟收應起處為一篇之歸宿也。

孫執升曰。霸佐如管仲百里奚皆近於聞道者。故孔子稱神。孟子稱奚論古人如傳神於眾中。陰察之則其人之天得矣。

●御紫晉母之會五國。而陳鄭皆遺世子。蓋二國皆新被侵伐。陳欲淪盟而未敢淪。姑勉強而志。鄭欲身盟而未得。猶趨起不前。故君皆不行。而止遺世子也。未批。

●洮他刀反。

春。秋。左。傳。卷。五。起見道與前修禮諸侯呼應。一。片。此。回。龍。顧。起。云。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

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君盟替

矣。替廢。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

言他國記姦則廢君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

既為天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

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

堵丁古。反又音者。

閏月惠王崩襄王恐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大子

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

于齊。為八年。盟洮傳。

經。已。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

鄭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夏狄伐晉。秋七

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

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

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林

此節連上節讀不立定位不發喪而後發喪兩兩相對中間以吾難盟洮為關鍵筆法簡而捷也

追叙前年事却不用初字以末着復期月三字也此即他年往歲之變支只一倒便別

三論不同以末條為主期月正應期年也。由靡本與躬意合但只言從之之利射更言不從之害里克以從之為速狄

何曰夫人氏之喪而不言姜見絕於國之辭也。○冬今日致夫人而不言氏見絕於宗廟之辭也。

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月二月丁未告。○秋惠王崩子

襄王立。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

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

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

克處有筆意不率爾也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恐怨深而報

射更言不從正所以速狄意議各出而主筆特精此左氏之別裁非獨晉人之多智矣。移他處提句作此文結句是顛倒五行手不解此法只有印板文字耳。分作兩篇便不見手法此妙于合。

弗致以不薨于寢為主四不字一併渾說蓋有不忍析言者。

○邵氏曰殯於廟謂殯於廟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補正

長與仁兩意子魚先破仁字次駁長字亦以倒換為筆法。

明知子魚不受故讓之以沽名耳子魚偏不說固辭而直者自真茲父便特着

射日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結得別明期年之言驗。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

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

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叔帶之難

宋公疾犬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

因請而假者自假吾觀其至可以識其初矣

舍兄立弟舍嫡立庶之類皆不順也

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經庚午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盟說音悅林桓公

卒子襄公茲父立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葵丘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

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林衣裳之會九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無傳公羊

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九

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夏會葵丘次伯姬卒文不相此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

與盟林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泂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

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子桓也甲子

晉侯僝諸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僝九委

反林獻公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獻公未葬奚齊

子奚齊立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林是年里克弑卓子惠公夷吾立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

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幼未之稱子者繼父之辭

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子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周幽王晉獻公篡之趙王如意事可見穀梁傳

凡在喪喪字暗指未逾年者古無既葬除葬之說又非謂三年之喪二十五

年會衛子當併考周

啖氏助曰伯子男在喪亦當稱子獨言公侯誤也推參

王賜齊侯昨報首止之叩說各記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此篇就下拜一節極寫相之知禮然一
直寫去須不見得妙在宰孔說話未完
連忙便去下拜以致天子必故止之小
白必故下之反復鄭重寫得下拜如許
濃至事以曲而出靈文以曲而入妙千
載讀之為是至誠為是作假左氏傳神
到此亦奇矣哉

以天威句為主敢貪天子命恐遺天子
羞一正一反乃是將宰孔口中無下拜
三字反復作兩層說既局路又躊躇也
凡四稱天子五寫下拜節短而色最
濃天子之威嚴使命在顏前也
唐錫眉曰風行水上雲破月來俱從逆
處生出至此篇逆槍齊侯將下拜句
在兩極其得勢班椽霍光傳叙黃門令
讀奏一段中間忽插入太后曰止數語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

昨祭肉尊之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

鼻昨天子謂異姓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

使孔曰以伯鼻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耄

勞當如字讀言加有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言天鑒

威嚴常在顏面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齊侯

之前八寸曰咫名余身也正義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孫炎

曰余舒遲之身也郭璞曰今人亦自呼為身恐隕

越于下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以遺天子羞敢不下

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義取修好故宰孔先歸既會先遇晉侯

曰可無會也晉侯欲求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

伐山戎在莊三南伐楚在四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

知西則否矣筆意言或向東必盤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

於行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林在察也言

勞遠行晉侯乃還不復

如橫風吹斷而水波忽興如雲翳消盡
而月在高梧想是從此處偷得此法也
下句拜句上句受金全

齊桓莫盛于葵丘亦始衰于葵丘振而
矜之畔者九國此篇却借宰孔口中逗
一消息然不帶叙于會葵丘之後而倒

叙于盟葵丘之篇則史家得失互見上
文止寫下拜許多好處則此語固不得
而累之也已

名陵篇板寫東西南北四處後賢效之
都成佳文若此處平寫北南西三面忽

將東作一颺筆鬆靈圖活姿致無窮後
來未有能彷彿之者以西為主故西

字獨重一遍而又重一略字以伴之下
筆有多少分寸在以西已下林孟批

筆有少分寸在以西已下林孟批

筆有少分寸在以西已下林孟批

文之有斷是非一成南山可移此判不
易從無暗藏兩可者獨此篇引詩作斷
極爲圓活以荀息爲有此重言之義可
也以荀息爲未免斯言之玷亦可也蓋
荀息踐言于終是他好處失言于始又
是他不好處文于前幅詳寫其從君子
昏于後幅詳寫其從容赴義自是得失
互見而起手兩提句一則曰欲納文公
便見荀息復立卓子胸中全無卑白而
一則曰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則亦不全
許里克而荀息之執節未盡非也似此
布置場中有抑抑中有揚因乎自然並
非私意臧否將詩詞微吟一過真乃意
在言表虛圓不滯天生妙語作此文妙
結者矣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
之徒作亂不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
重耳夷吾不普悲反初獻公使荀息
傳奚齊公疾台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
縣藐補正曰藐
又不明說立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
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
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
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
愚奈何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貞而諒奈何朱批
往死者居生者耦兩
恨所謂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
正也

●與諸子懸藐邈通遠也音吳用反懸
懸隔又絕也●藐小也弱也音渺藐諸
猶忽諸之語義與藐焉同

●傳注蓋言藐焉弱小耳●辱在言既
傳托奚齊於大夫辱謝恩之意

前後都是雙調中幅畧作參差然兩平
字反復呼應亦仍是雙調格律此片段
不雜處也

前對獻公作兩番後答里克亦作兩番
故叙事亦各寫兩遍而引詩亦恰好雙
調作結其稱停細密如此

君子曰下不着斷語只借詩來虛虛詠
嘆便足此等筆訣開後人巧妙多少

子之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
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
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補
正曰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雖無益也
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
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
不忠於申生等
解經只作輕帶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
次喪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
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
再應

荀息合下即辨一次其對獻公則曰以成繼之告里克則曰將歿之後分兩筆迴應以詩詞作結似褒似貶咏歎情深今軒

●令力政反本又作命釋文

此篇為秦納惠公起本忌克二字斷盡夷吾一生如其言儘可不納秦伯偏以為利而納之則純從重賂起見後文指賂戰韓都伏脈于此矣朱批

卻芮賂秦只四語而權術無所不有此便是解知識會僭賊人論頭夷吾之忌克卻芮教之也朱批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大雅言此言之。荀缺難治甚於自圭。

息。有。焉。有此詩人重言之義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

晉地在平正見其州州處。令不及魯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異於凡諸侯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卻芮卻克祖。曰人

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已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人而能民土於

何有從之。能得民不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隰朋齊大夫惠無土。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

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微勸秦。夷吾弱

不好弄。弄戲。能鬪不過。有節。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

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對曰臣聞之

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

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過

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

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賊難哉。言能自公曰忌則多怨

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已故曰

誰特一問秦伯自是真心商酌卻芮便

當告以內特某某外特某某而尤特大

國之安靖已也則彼此推心置腹矣今

却藏頭露尾既不肯說無特又不屑說

有時明明重賂求入却無一語歸功于

秦語語不忌不克却不覺把滿腔忌克

一時流露也左氏正于渾淪處傳狡獪

之神就卻芮斷夷吾不知其主視其

使也觀人于微矣之神已上趙既信朱批

忌克二字本平穆公却用側說箋解得

此乃活。利字乃借應法所以回顧重

賂作結也輕颺一筆聊復爾耳如聞其

●金聖歎曰。將忌克二字分開。足令忌心勝者索然。朱批

世為左師。却未必其世世為仁也。奈何。

是吾利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經 辛未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林魯始屈于大國。朝齊之始。 ○狄

滅溫。溫子奔衛。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 ○晉里克弒其君卓

及其大夫荀息。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

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無傳。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在國嗣位。罪未為無道。而里克親

為三怨之主。累弒二君。故稱名以罪之。 ○秋七月。○冬大雨雪。無傳。平地尺為雪。

傳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

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蘇子周司寇。蘇公之

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

周卿士王子。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疑。 將殺里克公

黨周大夫。先說功。後說罪。安弒君在中。間作轉。換人。

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

●杜諤曰。茲江黃近楚。楚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尚遠也。今溫。天子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援。正所以病齊桓也。朱批

只兩語。而為無信人。反復已盡。不相能。猶言不相得也。古能與耐通。蓋不耐煩之義。

●張洽曰。王灵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朱批

此篇緊接重賂篇。開局便做出忌克手段。看他良心難昧。只得先作一場而輕

輕一轉。直令百口莫辨。里克接來一解。一駁。總見既賴弒君。而與又何必以弒

君為罪。不辨之辨。亦足塞忌克之口。而愧其心矣。

三肅

春秋三傳

里克固應伏罪然于惠固有恩也今以正論誅之讀者幾以其刑之當而忘其猜忌之由作者特以不鄭之不及相形始知里克之殺初非以弑君之故徒以其欲納文公而怨之也似此照應全在無字句處耳

唐錫周曰公殺里克有愧色里克臨死有恨色一一如畫 朱批

此篇為戰韓張本却無端叙一鬼神事又不寫一遍却寫兩遍前一遍寫得分明後一遍寫得模糊前一遍寫得整片後一遍寫得錯綜寫鬼神因當作此若明若滅之筆兩遍前詳後略然中間狐突只作承上起下語本不重而首尾字字相對尤妙在前作一層寫出後作兩層寫出而見

巫一層又只于前文帶起不作正叙詳中有略略中有詳變化之妙真非筆舌所能盡耳

一本有之祀為無主祭也七字注

晉惠改葬共大子蓋欲媚鬼以求福也而反為鬼所弄是亦所謂其氣酸以取之也巳前後都不說遇鬼只此處着遂不見三字滿紙鬼氣矣奇妙無比待有巫者然而見我之意或云而汝也 校本

此篇三事相承叙去末段殺字出字對煞一結中段一結首段蓋亦以雙承倒

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

是不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秦故不及里克俱

晉侯改葬共大子 共大子申生也 秋狐突適下國 下國曲沃新城

遇大子大子使登僕 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而告

之曰夷吾無禮 正義曰賈逵指烝于賈君之事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改葬是

非一事且鬼神之意難得而知也 余得請於帝矣

請罰 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夷吾

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 歆饗也且民何罪失

刑乏嗣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

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新城曲沃也許之遂不見 狐突

言申生之 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

象亦沒 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

生猶忿傳言鬼神 所馮有時而信

不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

應為章法者

其實此文以出君為主。唯其能殺。故不能出。結亦語平。而意側。中間敘惠公能殺平氏。父子首尾相對。皆以出君為言。分明以兩頭兩出字。包絡中間一殺字。而後乃取而雙結之也。章法奇絕人。

此等處。見秦穆智深勇沉。若在他入未免為二子所動矣。許時卷朱批開闢為戰。韓起本故。只作此輕置之筆。

不從。若重問以名之。

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鄭玄云。重問多以財貨遺之也。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茂無也。冬。秦伯

使冷至報問。且名三子。冷至。秦大夫。冷力丁反。卻芮曰。幣重而

言其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祁舉。晉大夫。及七輿大夫。伯

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歛。驪虎。特宮。山

祁皆里平之黨也。七子。七輿大夫。驪音佳。歛市專反。平豹奔秦。平豹。平鄭

之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

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平之黨。公曰。失衆焉能殺。遲禍誰

能出君。謂豹避禍也。為明年晉殺平鄭起。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婦人送迎不出。

秋八月大雩。無傳。過時。

冬。楚人伐黃。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釋經書。在今年。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

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

天子賜之命。圭為瑞。

此直以亂誅之。與前殺里克以說不同矣。

黃八月。首入會。于。重。韓。平。

虛喝一句。下分兩層。一是論其事。一是原其理。孔尚典

情是說容體却兼在內者說棄字說身昏字則直說到心矣

凡叙惠懷事都遠遠為重耳作襯托之筆。孔尚典

可惜遇好題目不能出色做好文字

●黃人目前不省放子之車轍乎

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終張本

○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揚拒泉臯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王子帶名之也。王

帶甘昭公也召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齊故

●陳氏曰楚自敗蔡始齊於召陵扼而盟之未加兵而自服俄而公然伐黃所以明逼齊也齊師不出於是遂及徐而齊救不力則天下適被禍矣故敗蔡一大机也伐黃一大机也。朱批

衛也楚丘也郭也三層寫作一句而不嫌累贅唯輕故能簡也

一句意思一句行狀一句論頭寫得托大之極末修接楚滅黃筆一似將軍從天而降者可謂入神之筆

仲之卒在僖十五年則滅黃之時仲尚在穀以為仲已死非也。朱批

云肅

經 癸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

杵臼卒。無傳遣世子與僖公同盟甯毋及洮。林宣公卒子穆公款立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楚丘衛國都郭

郭也為明年春秋侵衛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郟及我

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郟楚都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召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

此與下拜登受同一舉動桓與神真所謂是君是臣者矣

通篇以三禮字為主腦上卿下卿為眼目一饗一受前後都不着詞中間一辭一命兩兩相對結局勻整有法陸大瀛批

兩段都用摹古之筆雅與事稱左氏固無所不有也

●舅氏直斥齊桓注似無據
●應受也廣雅釋言 惠補注
●舅者亦異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和

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

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

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侯之子曰莊

子不知今當誰世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陪臣

敢辭諸侯之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應乃

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勲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

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正義應當也言我善汝功勲當汝美德謂女功

德正而不可忘宜受此禮●補正此數語與書微子之命相類從書作曰篤不忘較明古字通用也

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

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

矣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

驗●正義曰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譜以為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

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修杜云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于齊沒不復見也●按補

正載史記索隱云世本管氏自莊仲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啓方啓方生成子孺孺生

莊子廬廬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耐步以上皆有謚是亦世祀之驗但無

斷語緊對饗上受下落筆不作寬套贅語只是密于照應之法耳

●君子曰以管氏之世祀也宜哉之句意見之則極非在當時而言後人亦應在管氏世祀之間不在沒不復見之後而為言驗之有無何必論之為

功業可見耳

經甲戌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傳在前夏四月葬陳宣

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秋九月大雩無傳

冬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前

直着其十年乎一宥有姿致無此即嫌字

王子帶奔齊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

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此二節合讀相對處以順提倒終為章法

此等處都為秦獲晉侯起本篇中句句都照定後文落筆無一閒話子桑照閉繹百里照秦飢秦伯合來直照到戰韓結特張大其辭以見如此驚天動地之事夷吾豈在睡裏夢裡而有忘之而遂背之者耶眼注後事口讀此文乃見用意之妙陸告兩對參差兩問却整齊合秦伯語是前偶後奇格前重一攜字後重一道字參差中筆意亦未始不相配也秦伯語暗暗分應上兩人語妙極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廣秋為戎難土

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

冬晉荐饑餓極可見凡舟恩重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

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不義故謂百里與諸

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

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秦伯曰

其君是惡其民何罷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

御案公羊專封之說唯可施於楚邱。蓋衛已滅也。邢以自迂為文。固不得言專封。杞未嘗滅。則併不得言封矣。杞列古三恪。果見滅于徐。昔春秋即為桓。猶當如邢衛吞伐。吞入何得併其迹。半之說非是。朱批。

非復邢遷如歸。具器無私光景矣。

相繼。雍秦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林不序。

諸侯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係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係之君之辭也。夏六月。

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姬魯女鄆夫人也。鄆子本無朝志。

為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鄆子來朝。秋八月辛卯。鄆國。今琅邪鄆縣。鄆本或作繪。

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秋。

侵鄭。無傳。多蔡侯於卒。林穆侯卒。子莊公甲午立。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

杞。今與邢衛。所難。亦。

叙中。出季姬鄆子名。日後下叙便不。再見乃簡法也。

杜注。夏嫁之說。在杜注。及後。絕辭之意無所見。

御案。季姬與鄆。而信公不禁。使鄆子朝。而鄆子於之皆為失和。故說之。胡謂公愛使自擇配。本公毅諸儒因之。過矣。故事。从左氏。朱批。

此篇又承前汎舟篇來。合。意。一層。進。一層。合前。數篇。讀之。文。氣。一。步。緊。一。步。結。句。乃。直。嗚。呼。其。文。之。貫。通。如。此。

亡國。國主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善。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年書歸鄆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鄆昏。既來朝而還。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善。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善。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善。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善。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善。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善。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善。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善。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昧心語却成千古名言。斷章取義可也。
注以深之以說為心。

韓友一日君臣皆貪小利何以立國慶
鄭雖持正義而務倖倖以求勝其君非
真欲國事之成者也。凡末世之臣邪者
必諛正者必充總歸于敗而已。
朱批

晉語韋昭注云諸侯謂異姓大夫曰
寡然則通稱耳傳言小戎子生夷吾射
既非戎人不得是惠公舅也。
附注

點出君字應起晉人可見全為韓原戰
獲起本與韓射董無涉也。
金聖歎 朱批

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號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

城毛以喻言既皆秦施為怨
以澆雖與之繼猶無皮而施毛。
猶言不消說得慶鄭曰棄信背鄰患

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

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
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慶鄭曰

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
言親近之人猶為

讎恨况怨怒其敵乎。林註雖近事猶
為讎敵况素有深怨之敵似欠明。弗聽退曰君其

悔是哉。

經子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

十五年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牡丘地名闕。林兵車之會。遂次于匡

匡衛地在陳留。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孫

長垣縣西南。教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
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夏五月日有

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八

月螽。
無傳。為災。○九月公至自會。
無傳。林桓公之會不至至此始書桓德哀矣。

季姬歸于鄆。
無傳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己卯晦震夷伯

之廟。
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雷電擊之大夫既卒書字。○冬宋人伐

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十有一

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肯施無親

復諫違下故敗絕下從眾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復皮逼反林韓晉地秦始見經

此秦晉兵端之始秦晉兵交始于韓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林徐自三年取舒以披楚

黨威公服楚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徐與有功焉

葵丘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

以待之林次匡以待大夫之救齊之急荒可知矣

齊桓伯業已衰叙事亦了無生色矣

莊廿八年傳獻公娶于賈次妃蓋別有冊見按次當作正誤買也賈姬姓國也

通篇分四大段首段在秦伯伐晉截是篇緣起次段至秦獲晉侯截又次至作川兵截末段又一篇結斷大要中兩段乃正叙之文分上下半篇讀上半步同顧首段暗伏一人字下半忽提起妖夢于穆姬口中明透一天字步步為結處伏脈而匪天由人竟以一筆倒捲中間繳還起手此等結構世豈有兩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伐厲以救徐也林大夫救徐楚師不退故二師伐厲以救徐

○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此句總領不是車連穆姬事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

人賈君晉獻公且日盡納羣公子此條伏妖夢併伏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日驪

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此亦實也中大夫國內人用輝說

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

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

秦火左傳卷五 僖公

卜人國言
兼事筮何
不通易之
有且候車
數千乘三
去安知其
非遠山歸
能通三易
蓋安已
劉玄曰成
十六年筮
卦遇復六
南國感射
其元王中
取目則筮
法亦用雜
占不必皆
易周
傳曰狐盤
雄狐之誤也

前于寫見獲之由平日既着善理虧臨
時猶事事膽大其見獲固不待言後半
忽連叙會靈臺許晉平此不是寫他絕
處逢生正是寫他盡情出醜至寫到子
金饋果分明事後追悔無及全賴諸臣
挽回尚不知自反而猶追咎先君也至
死不悛想作者于此亦未免拔劍着履
之恨也矣
韓原之戰正面着筆無多前後都是寫
晉惠見獲可憐處尤妙在卜右一
段句句說小駟却句句是寫此公將忌
克人性情舉動刻畫無遺子金一段句
句有算計却句句是弄虛頭將負心人
下稍退步打落殆盡蓋前是借映法後
是反映法不如此二法只有老寔正寫
他幾段耳文字安得有生動之致耶

山在弘農鞏陰縣
西南○解音解
晉饑秦輸之粟
在十秦饑晉閉之
糴在十故秦伯伐晉下徒父筮之吉
徒父秦之掌龜
四年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補正曰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
兼掌于涉河侯車敗詰之
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
卜人也
故詰之補正以車敗屬秦事然于乘三去獲其雄
狐正三敗必獲晉君之象况不敗何待呼應甚緊從
杜註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為長與下艮曰干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
上蠱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
其君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

凡大篇段落必多佳處全在每段自為
提結又段段通相聯絡旁評偶指讀者
隅反可也

●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三除則六百六
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所剩唯一
首段是原叙法又類叙法六事作三層
叙由賓而主由寬而緊凡用三樣筆法
第一層兩事用側筆單行第二層兩既
而對寫却長短參差第三層竟用整對
而兼互說只此一起便無法不備大抵
古今作手總不外整中有散散中有整
耳
次段又分四小節第一節叙秦伯筮吉
占斷亦作兩層三去之餘說得古與歲
云秋矣說得輕逸大有雙管齊下之妙
第二節寫未戰着忙以下右乘駟對見

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去起居反○補正邵
氏曰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以三除法除之每除三百
三十三則三除所剩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內卦為
唯一非獲其君而何
解占此等語最有風致
為悔與為風秦
象艮為山晉象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
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
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
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侯車三壞
秦師進至韓地
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
作提手法不測
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
惡其不孫不以為車
步揚
御戎家僕徒為右
步揚御
乘小駟鄭入也
鄭所獻馬
名小駟

卷五 僖公
御戎家僕徒為右
乘小駟鄭入也

其剛愎第三節寫將戰托大以視師請戰對見其頑鈍而公孫微文刺即可作一篇檄文讀夷吾倘有頭風當無不立愈第四節正寫戰獲事以去之誤之對去之不過看清誤之直是見實而秦則幾止而反脫晉則無救而受縛駟既莫追狐亦載跋忌則不克固不待三敗既占而始決也是為一大段落
●衛雲石曰論馬微至句法古奧絕似內經朱批

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前文結路而內實乾竭張中亮反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先作一寬令此公一喜使倍我句分外吃驚資謂奔梁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

林註秦關志猶倍猶未止

●朱竹垞曰詞甚婉遜却揶揄取笑到十分朱批

●列位也言列位於諸侯杜說為是但寫作列列位也而穩當矣肯列定矣秦伯承晉能合衆之語而實之而設言也

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自穩自心狃伏也言辟秦則使快來○伏時世反狃匹夫尚不可狃况晉秦敵國其可以狂語亦我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自有致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補正曰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日晉戎馬還溷而止溷泥也也小駟不調故隋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下懷矣固敗

三書

春秋三傳

卷五 僖公

是

賂秦伯。反失秦伯。失秦伯。反獲晉侯。此處當是申生得請之靈。然正叙便易說。然與結處。匪降自天。不免矛盾。只于秦伯口中輕輕一點。用筆何等圓活。而文情轉佳。

●金聖歎曰。滿口感激。却並不曾說出一字。渾是鏡花水月之華。朱批。

下段亦分四節。第一節叙諸大夫苦肉計。寫得極軟。是晉惠好替身分明。搖尾乞憐。第二節叙秦穆姬討分上。寫得極硬。是晉惠好狡。星分明倚嬌撒賴。第三

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

秦伯將止之。輅迎也。鄭以救公誤之。林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使

救惠公。遂結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此句束上。即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

誤其師。晉句。一。樣筆法。乃一篇之中。權上下之轉。拔也。秦伯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舍。止壞形毀服。秦伯

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

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

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林史記秦將以惠公祀上帝。以

大子營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新焉。營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營

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

梓之以棘。蓋古宮閉之法。補正傅氏謂示欲自焚。照

下文。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

將以恥辱自。明伏。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

而以典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

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

登臺自固也。以絕人救應。岳履新坐于薪上也。以示將焚死。註誤甚。

節叙秦伯內懼。內而假做人情。虎頭蛇尾。寫得鬼戲子。柔以質子。而藉口古人。以縱為擒。寫得正。經第四節。寫了金肯。後商量以辱社稷三字。下眾人之淚。說來極傷心。呂甥當場籠絡。以輔孺子三字。開眾人之顏。說來極高興。凡此皆晉惠臨難之後。所不及料也。然與其舍乎。下後何如。不戰獲于前。與其愛田州兵重賞。而買人心。何若背賂閉關。忘施而挑敵國。斯亦悔不可追也。矣。是又一大

得通外內。自曰上天降災此下四十七字檢大夫

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將

晉侯入則夫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且晉人感憂以

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

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

公子繫口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繫秦大夫

而殺其大臣以成慝也。其大夫必得大成晉未可滅

聚為子桑曰歸之而廢其大夫必得大成晉未可滅

而殺其大臣以成慝也。其大夫必得大成晉未可滅

而殺其大臣以成慝也。其大夫必得大成晉未可滅

而殺其大臣以成慝也。其大夫必得大成晉未可滅

而殺其大臣以成慝也。其大夫必得大成晉未可滅

籍中段段提結段段聯絡而起。下秦伯伐晉下徒父孫之中間秦獲晉侯諸大

附註云言字

夫及言及合從之後。隔以言晉侯使卻乞告晉甥。凡名之尤。循前鍵處。故文調亦暗指相準而立。

兩乃字見此。荷免出下。望外。兩于是則諺所謂過廟。驟雨。賊去。關門。者也。寫來句。句是晉惠。敗缺。方。今此文前後神理。一片。若作轉。敗為功。看便是不善讀書。

一路散敘。敘來到此。忽作對束之筆。又散中。有整。大片段處。又此段見挽回全。賴人方亦所以反照首尾。令激射有波瀾也。

歸妹上六。兌為女。震為土。僅乃竹所成。震為竹。又仰孟。空虛無實之象也。又變離亦中虛。無實之象也。中爻坎為血。卦兌為羊。震巽長為手。承之象也。離為

周武王時。無怙亂。恃人亂。此兩段明教人。以慈上。大史名佚。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名之。晉大

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開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名使迎已。補正曰。呂氏也。瑕其邑名。如成元年。瑕嘉之。子金教之言曰。瑕蓋兼食陰瑕二邑。故又曰陰飴甥。

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武代也。圍。惠。眾皆哭。哀君

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公者。改易與。兩節。有。多少。權衡在。後來都向此中。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所賞之眾。惠公立。

爻兵剗之象也。羊在下，血在上，無血之象也。凡夫婦祭祀，承筐而探，饋饗者女之事也。剗，羊實，昇俎者男之事也。今上與三皆陰爻，不成夫婦，則不能供祭。祀矣，无攸利者，人倫以廢，後嗣以絕，有何攸利者。居上也，六以陰柔居剗終，而無應，居終則過時，無應則無配，益歸妹之不成者也。來注

末段收拾通篇，忽追叙一晉獻嫁女事，不特與起手怨之中間逆害兩段照應，有情亦單為惠公在秦與韓簡一番往復論斷有力。匪天由久在韓簡，則借先君以諷切時事。在左氏亦即借爻論以同綴前文為一篇之大結束也。此左傳開頭第一首長文用法，至精用意至密，名言莫盛，直當鑄命事之。叙事至此

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征賦也。繕治也。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孺子，天子圍。此則後半索然矣。朱批：施尚白。

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康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

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故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初，晉獻公筮嫁伯

姬於秦，遇歸妹三三。兌下震，歸妹上六變而為睽。睽，苦。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剗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益血也。

士剗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益血也。

士剗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益血也。

已用對煞之筆，作收局矣。重又掉尾，迴應起手，作斷結，益無此則文勢往而不返，雖對煞亦收不往耳。

李洞慕賈島鑄其像頂戴常念賈島佛。全唐詩話。

繇詞亦有三層，前六句是說本卦，後六句是說變卦，中十句是正卦變卦互說奇麗處，與起手昇璞同工。馬章氏

坎為輿，坎為弓，公為祿，為毀折，故說也。故曰其母。

震者木也，離者火也，天火者，固出于木也。故曰其母。

一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六陰，皆離卦也。

師敗于宗丘。輶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說吐活

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之象。故曰為羸敗姬。雷離為火，火動熾而氣相通。為雷為火，為羸敗姬。雷離為火，火動熾而

賜賜也。剗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剗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為中女，震為長男，故稱士女。剗，苦。圭，反。音荒。筐，曲方反。貺，叶平聲。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歸妹之睽，猶無相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償，音常。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乘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相，叶平聲。震之離，亦離之震也。換韻中，間忽以

反輒福服二音。丘叶區補正劉熙釋名曰。歸妹睽

宗丘。邑中所宗也。正義曰。韓有先君宗廟。歸妹睽

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

不吉。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水生。離為震妹

之象。於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

圍質。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逋亡也。家謂子

姑。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

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

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于象。或取于氣。或取于時日

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

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他皆放此。虛去魚反。及惠公

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

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

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

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

不從。史蘇不能益禍。敗德及絕句。數色主反。言

先君敗德已多。及今不可悉數。雖特命史蘇占之。猶

違而弗從。然則雖從。何益。信乎。敗亡之禍。匪詩曰。下

天由人矣。補正說同。敗德指廢嫡立庶說。詩曰。下

民之孽。匪降自天。僇在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

汪莒文曰。惠之敗。從先君說來。此為大手眼。朱批

或曰。獻公以史蘇之言。其可免乎。曰此韓簡就惠公所問而言其意。以敗德為主。不在穆姬一事也。抑考國語。獻公勝國得妃。史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之為人。固能以卜筮諫者與。補正

及可數乎。附注。先君之敗德。可以及乎禍者。不可舉數也。形

克段篇。以贊考叔。結是反刺法。此文以斷先君結。是正刺法。用意不同。而總之只是運實于虛。不單從正位着筆。所謂別行一路者耳。豈有他謬巧哉

詩十月之交。噂聚也。沓重複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悅

陳氏云。噂。聚也。沓。猥也。也。集傳職主。競力也。謬巧。漢韓安國傳

此篇背字為主。故背字結之

三書

宋文公傳

僖公

桓

隱惡非

法所得

●左氏深信妖祥杜氏不甚信之輒因護作說故其辭多齟齬不足辨他並做此形

●趙鵬飛曰桓之伯業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伐者今宋人加兵于曹

此不重徐恃救之非而重在救徐者之不足恃用筆虛活為桓諱為桓惜矣

初疑此文宜連戰韓為一篇自許平後

晉惠即名飴甥而爰田州兵便為此處

前半作引後半殺慶鄭完還濼案而飴

粟始征又應起背賂閉繹作結首尾似

為完密然前篇引詩作斷筆力斬然似

峭壁臨江不容一絲攀附而此篇以五

德字自成結構國不和君歸不歸兩

尊貴罪所不如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特齊救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

有王城今名武鄉林盟以求成也秦伯曰晉國和

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

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林寧可事戎狄以為

君言欲致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

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

對曰小人惑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

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二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

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

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選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

故假稱君子之意以為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事之

勸秦伯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

層挑剔末以怨其君而矜其民雙應作結調亦有意相準前整後散章法天成固不必強作膠粘令與買業續覓同類而直觀之也

●買業後嚴光傳統龜莊駢拇篇

晉侯得歸全賴飴甥妙舌然亦秦伯先

有此意看開手晉國和平國謂君何兩

問分明故意挑逗結處數語原是汎舟

本懷而是吾心中間又明明道破人

知飴甥善于籠絡豈知秦伯胸有成竹

于此落得做人情耶故此文飴甥辭令

雖工終以秦伯樹德為主以樹德為

主者遠為伯西戎理根近為納重耳起

本也

一役猶言一舉也形

問和却說不和妙絕然句句說不和却

正是句句說和左妙絕也。語語託之君子小人則唯吾意所欲言。唐突而不患于乞憐而不患其貶。此真游說妙訣亦真行文妙訣。乃代字訣之所本也。當時得之為續命湯後人得之為益智粽矣。前一段字字着實後一段字字虛圓前一段意思說話只做一遍妙于直致後一段意思說話却做兩遍妙于推敲末段一反一正忽變兩對為單行章法前偶後奇格創而色最濃。孫執升曰殺慶鄭而後入便知其無後于晉從來惟英主始能于患難後賞忠智之士若狂惑狠悞之君未有不殺忠臣智士以釋慚者。

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羊 豕各一。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魚綺反或作蟻一音 五和反析一。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 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日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正義曰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司馬彪註莊子箕子名胥

以秦伯為主故秦伯起秦伯結

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 此句收數德字。此句應盟字結。

春秋左傳卷五終

三篇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是



左編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吳臯

男 馮張孫近瀆
翼孫念詒
允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秦文
●胡氏曰莊七年已昏星隕聖人所答
各以其實豈以星隕而言石隕乎

善高飛
善高飛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 馮李驊天閑增訂

僖公中第六

經 丁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于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

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是月六鷁退飛過宋

●杜據公羊
凡異例不昏日。隕石特昏日者。記元
正有變。亦是月不過別其非同日耳。公
羊不言晦。較深決不自而月皆非。嗟氏
●是月者言一月之間而有六異。若臻
以劇災異也。

●徐揚貢曰。可省無數談天之口。朱批

旭子曰左氏以
隕石為隕星
果如此春秋不
可信聖人豈以
是隕言隕石才
乃左氏之妄可
知矣

解經一層對宋公一層。退告人一層。凡
作三項說話。其實起手星也。風也。便伏
陰陽中間。喪亂不終。便伏人事未段一
片。指出耳。左氏文無不貫穿者。

往評此文。謂字字洗刷精妙。當讓公數
出。頭地。今細味之。乃知只要見個陰
陽之事。與人無涉。故說得極平。極淡。耳
筆意不同。夫固各有所當也。
●天人相感。人事作于下。則天變動于
上。正賢智所當察。叔與分天人而二之。
豈其心之所謂誠然者哉。且其所言皆
驗。可謂非實哉。傳文與杜注似同而實
別。宜察之。非吉凶所生。然獨不為吉凶
之所兆。即吉凶由人。然人獨不能感天
乎。傳氏
末段一反一正。陰陽由人安在兩頭中。
間却以兩吉凶相連。作轉捩。并兩君字
亦以一順一倒為呼應。筆筆有法。

都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鷓。水鳥。高飛。遇
風而退。宋人以為災。告于諸侯。故書。鷓。五歷反。
本或作。○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字者貴之。
公與小斂。故書日。

●正義曰。季字。友名。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
字雙舉。劉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也。○夏四

月丙申。鄆季姬卒。無傳。○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右。○
林兵車之會四。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使
石隕。故重言隕星。

六鷓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鷓。遇迅風而退飛。風高
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周

丙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

在。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對曰。今茲魯多
鷓退。能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

大喪。此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
公不終。別以政刑。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

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鷓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
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

失問。叔與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
人。劉炫曰。陰陽錯逆。乃人行所致。襄公不知陰陽

錯逆。為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鷓。吉凶由人
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為失問也。

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
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

狐廚受鐸在汾北昆都在

七年傳揚拒泉鼻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徒求

七年傳庚吾曰天子華元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危

之

取三邑儘可連寫却用涉汾作一隔文之曲直亦因平事之自然而已朱批

只兩語而順逆曲折簡鍊有法

小白將死便有此等妖孽寫來活是篝火狐鳴使人吃驚打怪其神致全在

以對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

為王室難

十二月會于淮謀郟且東略也郟為淮夷所病故林略巡行也終

九年宰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

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經戊寅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汝

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二傳以為齊滅林公猶在會而師滅項非公命也此失兵權

漸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下今魯國下縣九月公至

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

白卒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林桓公卒齊亂明年孝公立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

張洽曰英氏阜陶後之封也為徐而伐之桓之興師未朱批

夜二字也寫妖孽便純是妖孽氣息奇齊有亂妙只三字語多則反減生趣

病謂困苦也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中庸

篝火狐鳴漢昏陳勝傳

三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七

作者往往寫惠懷出醜。總為重耳閉關。襯托也。因圍及妾中間竟用對寫。只末句一拖而賓主輕重了然矣。妙筆。

妾不必妻妾。女之賤稱。對僕圍言。板板寫四遍。變則屢變。不變則竟不變。手法不測。將以厭勝。反以徇名。亦奈之何矣。

以有諸侯之事見止。亦即以有諸侯之事諱執首尾。以此兩句為關鍵。分作兩

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

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秦征河東置官

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

林惠公以六年奔梁

梁伯妻之。梁嬴孕。

過期。

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正義曰十月而產。婦人大期。

卜招父與其子卜。

此招變調也。招交梁犬卜。

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

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

圉養馬者。及不聘曰妾。

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宦事秦為妾。

師滅項。

師晉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

節。即不見其筆法之所在。

敘齊亂作兩截讀。上半原叙節節伏下。半正叙節節應中。以五公子皆求立句為上下。開板通篇有案無斷。前後四內字四寵字。所謂直書其事而意自見者矣。從無字叙起。與二五耦篇一樣筆意。彼連寫三嬖字。此連寫四寵字。其事尤相類也。六夫人先總後分。五公子先分

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

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內詳執皆言止。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

聲姜僖公夫人齊女。林會齊以請僖公。

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見

執故託會以告廟。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事焉爾。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武孟公子無虧。

少衛姬。生惠公。

公子元。

鄭姬。生孝公。

公子昭。

葛嬴。生昭公。

公子潘。

密姬。生懿公。

公子商人。

宋華子。生公子雍。

華氏之女子姓。

後總以一內字結三內字所謂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者耶

廢長立幼固非然其付託得入管仲不失為英雄誤事在桓公又許立武孟耳

武孟可立則五公子皆得立矣吳謂利

羞音脩又作膳膳膳進獻也周禮遂

人共其遵薦羞之實注薦羞皆進也未

飲食曰薦既食飲曰羞又膳也二曰致

滋味為羞句全小補

據此義則薦羞二字重讀為當

兩人剝伯多少掀天揭地末路乃至於

此為之一讀一太息陸浩朱批

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

共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雍巫人名巫即易牙

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為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

寵於公為長衛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

齊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

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

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殞日乃殞

經已卯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納孝公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

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

日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

魚免反又言彥二音狄救齊秋八月

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冬邢人狄人伐

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林狄稱人之始

以說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

張洽曰桓公未莖長于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終桓之喪乃奉桓之私意師四國之諸侯秦少奪長夫亂齊國春秋各宋公以為我首深罪之也朱批

三句連寫見他反復無信倏然改變處桓公歿後讀此等語使人酸鼻

齊桓冬死而鄭伯春朝楚矣悲夫

說各記

●金說文五色金也黃金白銀赤銅青
鉛黑鐵謂之五金則不必專以銅為言
見鑄鐘以為銅也

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正義考工
記云吳越之劍是也故以鑄三
鐘。古者以銅為兵傳
言楚無霸者遠略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
已死故曰

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
後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

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
公名衆不可。不聽
衛侯

而後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
婁郎句郎鈞二反狄師還。獨言
狄還

諷以感敗國人
也父兄謂伯叔
原元

着
一作看

邢人不念狄之非族類已之常見迫
盟主新公背德即讎與伐同姓其所滅
也。說各記
●衛侯以義激怒衆心以圖戰衛侯蓋
不勝國之多難必出於中心時勢然矣
以若無伯爾
着而後二字便是以文員事用筆自簡
而輕矣 此即叙議兼行之法

則邢留距衛言邢
所以終為衛所滅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
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

秦取之

經 庚辰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
執宋以

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為義
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林宋襄公圖霸夏六

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
服不肯致豫無地主之

鄆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
盟諸侯既罷

鄆乃會之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稱人以執宋
以罪及民告

故不言如會

寫成一笑。一落筆而神理活現自是
化工。
此亦以叙為議筆法。合下傳以兩之字
成調者。

●春秋時以強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
亂辭也。淡氏

●范氏曰曹之南鄙。毛氏以為是

●曹國之南也曹伯使其大夫不親會
宋公謂之不服杜氏以為曹國不服由
不致豫皆非。補注

他事謂不日
是宋會

凡水首從他水
公謂之受地日
許公

左傳

已太甚也。

齊桓一日而存。不當有此暴虐諸侯。可見伯者功烈之大矣。

御案桓自北杏以後。衣裳重車。會盟之夏。屢矣。大國如秦晉小國如薛魯。祀節蕭宿小都屬。皆未嘗。何得以不。會。滕耶。至謂宋襄。繼起。又不尊夏。則俱無夏跡。亦為臆見。然則經。何以名。孔。謂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也。不然。諸。疾。被。執。者。上。有。三。若。郊。之。以。楚。昔。之。病。曾。罪。皆。浮。于。滕。何以皆不名耶。朱批。

孰勝用。亦有輕重。故文亦有詳略。然。竟。脫。不。得。粘。亦。不。得。看。其。前。後。都。從。用。字。着。筆。中。間。却。以。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作。雙。縮。又。妙。在。隨。縮。隨。撤。用。筆。圓。轉。如。

春秋左傳

也。部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于他命。

國始。衛人伐邢。伐邢在圍曹前。冬會陳人蔡人楚。經書在後。從赴。

人鄭人盟于齊。地于齊。齊亦與盟。林楚始與。梁。夏盟。書法如盟。幽翟泉。謹始也。

以自公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冬梁亡傳。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鄧子于次。伏求霸。

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

珠走盤

祠或音祀

釋文

語凡兩層前。神只論理。後求霸兼論。事而每層又各有虛實。兩轉曲折。明快之文。

林六畜注爾雅釋畜。又周禮校人。吞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即房星也。補注。

此公滿肚皮要學齊桓。妙在即將齊桓與他比。劍動其珠玉在前之愧。至抉進一層。作抑筆。則愈形其醜。矣。警絕。快絕。

三亡國邢衛杞。傅氏。薄德言其德不若古聖王。全上。

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唯音雖。正義曰。屬聚也。朱欲反。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畜許又反。為子。偽反。又如字。林六畜牛馬羊犬豕雞也。正義考經。說曰。房為龍馬。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以馬祖類。小事不用大牲。正義曰。雞記。之。此亦各有其祖。言豎廟用羊。門。夾室用雞。及傳稱鄭伯使卒出。而況敢用人乎。祭祀。豎行出。犬雞皆不用大牲也。醒透下。

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對屬東夷。三亡國魯衛邢。林閔二年立僖城。魯僖元年城邢夷儀。二年城衛楚丘。或曰。城邢。城衛。城綠陵也。以存。義士猶曰。薄德。因亂亡繼絕之義。聯屬中國之諸侯。

左傳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七

只三語而起手三層字字應結筆力圓足至此

●書洪範九疇五福有考終命考成也各終短長之性命不橫夭也

引古証今詞意大抵疏密不一此篇將早雨兩字安放兩頭以周飢年豐分對而單留討邪在句中對克殷作虛掉之筆不支不瀟極整極勻尤字字有法也

●莊子設辭以興師傳見諸侯無伯擅相侵伐

●有師興而雨則似徵邪之無道然不若以無伯為主為修齊桓之好張本

取魯綏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名諸侯執勝于六月而會

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鄆子用人意已在虐字中越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

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補正

秋衛人伐邢以報蒐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

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魯周饑克

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此語不可天其或者欲

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修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

前一德字後兩德字彼此相形所謂以暴易暴者也

德字跟前篇薄德字來前稱齊桓此又稱文王以其口口君子喜託之乎王道也愈見其妄矣

無乃若何蓋姑都婉其詞以諷之結句板煞應如歡覺開鐘猛然深省耳

●欲覺開晨鐘令人發深省杜遊龍門來先

●梁張僧繇畫龍於金陵安樂寺不點目睛人固請點之因落墨雷電破壁飛去宣和畫譜

下泉之思風人所痛其斯之謂與

唐錫周曰僧繇畫龍點睛飛去能如此一筆使活跳活

無忘桓德與楚何干而亦與盟于齊此諺所謂亞相知者也滋中國狂焉而忘

左肅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士

齊修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

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

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

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還修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困因舊軍壘言不增兵

其毒矣。

虛實實主作兩層寫。使人絕倒。一則字一乃字。一遂字。寫目取簡而透也。罷本作疲。勞力也。倦也。

何休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以內發。故公羊云尔。未批。

湛若水曰。於春為不時。於作為不節。未批。

張洽曰。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始。也。未批。

●經年新作。二此年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李廉朱批

●正字通。泄字引陳洩冷魯泄柳鄭泄堵寇。又堵音觀。鄭堵堵。又音緒。縣名。又姓。鄭堵女父堵狗。釋例世系譜。公子士命彌。共父公子。又以堵俞彌泄堵寇為二人。杜氏固以為二人。在二十四年傳。截為堵俞彌。泄字與士連為名。馮氏以為誤。以寇俞彌為一人。似是。且排句諸各覆姓。未有泄堵。且世族譜穆公子有公孫泄。杜偶誤爾。似歇後語簡甚。

不於齊桓服楚之時舉事。而于此蠢動。非唯不量。方亦不識時矣。故引詩以夙。

三肅

春和之傳

卷六

以為得詩。

功。豈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溝。塹。罷音。日。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果如公言。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魯城南門也。本名稜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

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夏。部子來朝。無傳。部。姬。

姓國。正義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部之初封。文王之子。明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

五月乙巳西宮災。

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日災。例在宣十六年。鄭人

入滑。入例在襄十三年。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晝不時也。

失土功之時。

凡啓塞從

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

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林

自前年伐邢。至今常為邢病。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九

夜多露見意。

上照曹南。下照鹿上。只兩語斷煞。三不朽之一洵夫。朱批

起手提一欲字語甚淡耳。却不料有欲從人人從欲。如許回環。極動文字。陳思鏡背。差堪彷彿。

晉傅玄鏡銘曰。人徒鑒於鏡。止於鑒形。鑒入可以鑒情。陳思云者。恐偶失考。

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方而動。其過

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

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是亦量宜。損時而動之義。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

屈已之欲。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鹿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無傳。為邢故。○宋人齊人楚

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夏大旱。不

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林楚始書子。宋楚初爭長也。執

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共執之文。林不

言楚執宋公。不以夷狄執中國之辭也。○冬。公伐邾。無傳。為邾滅須句故。○楚人

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

使。不稱君命。行禮。○林。楚大夫始見經。○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

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

諸侯。○林。書諸侯不子楚之專執。專釋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

趙鵬飛曰。宋執滕子。唐節君賈然於曹。結憾於魯。諸侯無小大。皆哆然外之。乃一旦舍楚於鹿上。欲以復姓。又吞服虎狼之楚。愚哉襄之圖伯也。朱批

盟上着。一為字。宋襄之圖霸。所謂庸人自擾者矣。

幸而後敗與前得死為幸。都是恨恨語。不作預料語讀。

欲焚巫尪無理之至。文便就他無理處。反復駁難說得不可解極可笑。真使入犁然而有當學心也。單靠駁難不見經濟。先着早備一層方為善於持論。未從之結焚巫尪饑而不害乃是結早備句也收拾完密。

以脩城郭為早備之首。後賢用之輒效。

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亾乎幸而

後敗。謂軍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

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尪烏黃反。臧文仲曰非

早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

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按穡。

與書通故訓為儉然與貶食省用複林註。以稼穡為先務。如今貨種借牛之類可從。此其務也。

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早焚之滋甚。

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不傷害民。

○秋諸侯會宋公子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

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

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為二十二年戰泓傳。○林子魚

見宋公得釋殊無戒懼之心。知其猶貪諸侯禍尚未已。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

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

于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邾人滅須句

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

朱謂附庸小國不遠於天子但取麥中因而已杜絕

此連經駕敘法會孟會薄兩頭對說禍其在此應上文禍猶未也呼下文用執宋公以伐宋句為轉板敘事偏不着詞只一過映相似小小章法工妙絕人。趙鵬飛曰前日鹿上之盟幸脫虎口以有齊孝念納已之恩故尚可恃今齊慎而不至陳蔡郊許皆楚之黨曹人宋之讐也見執無疑矣。朱批。憑空立案語語為後文張本謂之突敘法。許竹隱。朱批。

風姓魚提下亦用單應揭。輕重有法。

前逐項伏後一筆應既整齊又變化也
成風語照應本密然文勢似不可住
合下車傳讀之方有收煞而周禮禮字
亦有歸結于應法又整中之變矣朱批

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暉有濟
之祀保安也蠻夷猾夏周

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二年叔孫豹曰
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

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
夏○豹當作媮傳寫誤也若封須句是崇暉濟而脩

祀紆禍也紆解也為明
年伐邾傳

經癸未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
削弱不能自通

為魯私屬若顧夷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
反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林春秋嚴

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滅須句
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莒著

丘公立而不撫邾○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鄭叛而來書取鄭

御案須句為邾所滅公伐邾而反其
君劉氏敵以經無明文遂疑左氏之妄
諸儒皆以之似亦有理胡慎謂不奉王
命專為母家報怨其又尤正故仍主兩
慎之說朱批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
曹于魚門故深恥之
不言公又不
言師敗績○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

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
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
小之禮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此矣怒鄭至楚故伐
從之為下泓戰起

○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
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

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
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

戎兆于被髮而禮亡于東遷平能中興
秦晉其何能為首尾兩遷字特特相映
司獄獄于古同嘆耳
更以光武行司獄校尉老吏歡喜
曰不區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光武紀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七

僖二十二年當哀王十四年距平王元年百三十二年

一點便足不更着詞文有即叙即結者此類是也讀者得其官止神行之妙可

以隅反矣何又門朱批此必秦人欲弱周室始為此謀也不然進豺虎乎卦榻而執其勿噬有此理哉陳氏

將逃起遂逃結凡寫五歸字與子歸乎一筆開出下兩層下欲歸順頂歸字一層從歸倒頂與字一層不敢從順結從歸不敢言倒結欲歸一筆結上兩層呼應又勻又密用法入化

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正義曰先亡中國之禮秋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

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正義曰十

一年傳稱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為辛有言驗者蓋今始居被髮祭野之處

耳處

晉天子圍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逃歸而謀及婦人設彼漏言其將能乎子圍真奴材也注皆文朱批

嬴氏秦所妻對曰子晉天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

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也曲禮云夫人

自稱于其君曰小童世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好語然心已具于此

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蘇之占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夫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

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隣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也云旋也

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名之也傳終仲湫之言也為二十

四年天王出居子鄭起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易特卑小

長公二十九年注云猶旋也

忠恕之言直作勸親親註疏然妙在只就詩點醒絕不費辭論事極爽解經極活林西仲朱批

未掉此筆不是譏王名亂乃是罪帶負恩也

趙鵬飛曰內戰不吞敗吞戰即敗矣蓋為內諱也朱批

兩略夾說而平側順逆筆端變化因甲邾故不設備兩語本是通說故前用

二肅

春秋左傳

僖公

三

對講後用單收歸重無謂邪小作倒敘
之筆曲折波宕綽有風神
提句用順引詩却用逆斷語于項詩則
為逆于應提又為順單掉小國復用逆
無一筆直

●小雅桑扈篇不戢不難傳難慎也無
不難亦宜以此說難易雖好对接而說
做慎應敬之似愈
兩小國相映有情以小卑小乃尤非也

結句寫出他小而毒處絕倒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曰敬

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

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邪小逢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

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

縣諸魚門胄堯裔魚門邾城門。蠆俗作蜂。蠆勅邁勅戒二反。正義通俗文云。蠆長尾謂之蠆。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

固諫其辭也

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

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補正曰大司馬即司馬朱鶴齡云按史記宋世家前後皆子魚之言

弗可赦猶書言不可違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

水。司馬曰子魚彼眾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

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

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

吾以謂固堅之

言天必不宥也

此是在氏開手第一篇駁難文字看其
層層挾摛一轉一緊臨了却作宕漾之
筆於緊處得鬆尤能令意味悠然有餘
也。固堅其辭 析文

起處一段絕妙伏筆下將戰字已是螳
臂當車全不齊時量力及至臨戰反又
迂濶起來可笑之甚也固諫語語先手
見得依你一肚皮迂濶論頭便當索性
安分守己不必強出頭討苦喫耳此正
通篇層層跌落得力處併下文不如
勿傷子魚服焉都隱隱照起左氏總無
閒筆

公說一遍子魚亦說得兩遍只因分合
順逆平側手法不同便令讀者駭其多
驚其變耳如此處四項作三層寫上二
項實用合下二項主用分子魚語第一

遍亦作三層寫而實主倒換分者合之
合者分之第二遍復說變作四平併上
段又自爲一倒一順章法圓變之極細
尋之脈絡一絲不亂驚驚繡出金針何
在人自鹵莽作者豈欺我哉
前文只是未濟未列後忽添出重傷二
毛伴說行文欲得濃厚故耳但宋公口
中雖四項平重于叙事終有賓主故前
段順逆交互以還其平後段平中寓側
作倒煞歸重之筆以與叙事相應篇法
細密蓋毫髮無遺憾也三軍二句忽
着二離便令文氣歸重下二項妙甚大
抵頓宕鬆緊全在離處得力
兩可也明對前不可未可與上不可亦
乎同一迴龍顧祖法蓋恐讀者與重傷
二毛一平看去不見手筆也嗚呼妙矣

也。正義曰。門官亦
天子虎賁氏之類。國人皆咎公。各其
君子說古腐甚。二毛頭白有二。古之爲軍也不以
不重傷不禽二毛。色。重直用反。寡人雖亡國之
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隘於賣
反。不因其隘而阻阨之也。寡人雖亡國之
宋商紂。不鼓不成列。恥以
將戰一笑。應天棄。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
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
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
謂與吾競者胡者元老之稱。正義曰。謚法保民者
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曰耆壽也色如浮垢老

俞寧世曰。一曰不可一曰未可與曹劇
論戰相似將士莫測襄公胸中有多少
甲兵及至敗後說出如此腐爛可笑然
後受了魚瀆言更不復能置一辭人徒
賞其後半篇而不知得神在前半篇也
隘而不列阻而鼓之利而用之聲盛
致氣歷歷可見
志爲氣之師舊作囂巖則儂當以山
矣析又
儂猶曲禮儂言之儂無次錯雜也
析又滙參
以聲爲士氣之進退如曹劇一鼓作
氣之說析又
凡分叙合斷乃是常格此文兩對直起
前晨事既以君子斷之後夜事又以叔
詹斷之末復另以諸侯虛斷總結一筆

人壽。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
微也。傷未及死如何
勿重。言尙能。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
言苟不欲傷殺敵。三軍以利用也。爲利興。補正
人則本可不須關。鼓以佐士衆之聲氣。補正曰聲
利。金鼓以聲氣也。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宜也言宜
揚士卒。以反詰起以正告結。容有致不作儂父
之勇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儂可也。儂
木整陳。儂仕銜仕減二
反。說文儂互不齊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
鄭鄭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
也柯澤鄭地。芊彌爾反柯音哥。楚子使師縉示

蓋別一章法矣。章法與反自節同。

● 賦說文本作賦字林截耳則作耳旁。賦首則作首旁。此說不必拘。詩大雅。攸賦注。軍法獲而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

兩段皆以禮字為主。上段有兩意。一、賓對說下段亦有兩意。得一失互說皆相配成文者。

之俘。師。楚樂師也。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

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闕。門。戍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

言俘。非近婦人之物。● 補正。傅氏曰。戍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况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豈乎。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為鄭。九獻。用。上公之禮。九。庭實。

旅百。庭中所陳。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饗畢。

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叔詹曰。楚。

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

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帥欺。城濮終為商臣所。

弒

經甲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

緡城。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林襄公。卒于成公王臣立。

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

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細稱伯。至此用夷禮。賤稱子。細本又作黜。林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

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元。詞云。不病。死多。應。闕。記。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終于魚之言。得死為幸。

● 范氏曰。今稱子。蓋為時王所黜也。胡傳以杜注為是。

已則負德。而以責人。可乎。七。俚語所謂。踏沉船頭者也。

天下僥倖得名。且以傳之不朽。絕不可解。如宋襄居五伯之次。亦其一也。

十九年傳司馬。子魚曰。得死為幸。如魚之言也。

子文憐才自是胸有成竹故叔伯之疑其應如響子玉負之耳國字接上靖字生下落一筆而全神都動手意極緊又極圓也

言外見不可以已之無喜無愠望之若輩也亦太自喜矣

與音預連下有幾為句 孫月峰

此篇前案後斷以中間議論為主不至無放大概說而實為孤突作引下偃就上事而結之通篇純用短句一波一折簡得輕圓又另換一番筆意矣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

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

南頓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若國何叔伯

楚大夫遠呂臣也以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

無貴仕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補正邵

氏曰此倒句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

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亾人其父忌克而又甚

重焉真一解不如一解矣期期而不至無赦孤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弗召偃子犯也期期性急冬懷公執孤突曰子來則免

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

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質如字辟

婢亦反補正傅氏曰質古贄子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韋昭註國語臣委質于翟

之鼓亦作贄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

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

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

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

教字貳字辟字凡三層先將教字貳字說透留辟字另作反復推敲與下偃語同一推廣泛論蓋所以回應不至無放作斷結不單指一人一事而言也兩以通句乃一篇大指總見好殺不可以立國凡叙惠懷事都為重耳伏脈命無從亡人文之線乃事之機也已

孫執升曰使吳王強于自治則句踐臥薪嘗膽亦為徒然使惠懷善以守國則重耳在外十九年且終客死况于從亡諸人乃舍也而責入淫刑以逞不亦惑乎 朱批

●疑此三句俱謂未同盟者。蓋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不書名。史氏之體也。
補正

●杜目一亦字為義。又以下二句分配上二句。則杜說為長。

此處讀去。似有脫畧。然赴以名。順頂同盟。則知為未同盟而言。不然則否。倒應未同盟。則知為同盟而言。此等筆法。後賢所未能。為彷彿者也。

●直據本文解。則有凡諸侯同盟之文。而無未同盟之文。則宜以同盟之義貫矣。盟時書名。而赴亦書名。然而若不以名赴。不書恐失實也。似穩妥。

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
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日子。以明之。

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
隱十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為國史。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承告而書例。

不以。辟不敏也。
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名告。辟不敏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公竟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事在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也。保猶恃也。正義曰。於是乎得人。致衆。有人而投人以祿。生故曰生祿。字即大書日從者。某通篇段。段詳寫從者。極有罪莫大焉也。投報。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精神。顛頡魏武子。武子。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時狐毛五人賢而有大功。正義晉氏臣名。食采。曰邑。字季子。而為司空。故名氏互見也。

谷如。盧在良反。各古刀反。隗五罪反。獲其二女叔隗。
許大。經濟。鄭從兒女事。叙起史公。往往得此開。

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

此篇敘議兼行。格為明年秦納重耳。張本。却從頭至尾。歷叙一遍。遂奔狄。起乃送諸秦。住看其通篇神氣。直注未段。如孫山。萬壑。赴荆門。極天下之奇觀也。歷叙諸國。或苦或樂。忽而悲涼。忽而熱鬧。直作絕妙劇本。可天生妙事。天成妙文。惜無能一為洗發之者。

第一筆寫公子。第二筆便寫從者。通篇處處頻點公子。即處處暗寫從者。最是烘雲托月。妙法。有時寫公子。是寫公子。有時寫從者。亦是寫公子。若無此。即嫌于枯寂矣。
宋韓文。朱批。鋪排公子從者。天意人事。大段處不必言。乃往往夾叙許多婦女。及載瑰戈。逐觀浴揮盥等瑣碎事。極絢爛可愛也。
朱批。篇中有極變處。有極不變處。中間及齊。

及曹及宋及鄭及楚五段一樣提頭將
適齊獨用先透過衛只作帶點奔狄處
狄兩番提束以詳其始乃送諸秦特着
重落以要其終不變則竟不變所以令
片段分明要變則又極變所以令錯綜
盡致明乎此可以使于騎雲合可以使
一塵不驚矣

●史平原君列傳贊所謂

開手點管公子所謂翩翩濁世之佳公
子也蒲城事已見前此又重提作起則
大學仁親為寶之旨
從者五人却重在狐趙起手先叙趙衰
而重寫子犯未敗子犯自謙而重寫趙
衰首尾照應勻密直無一字率意安放

者
●諸國蓋欲獲後接之有人以
狄先之適齊以其相公也而相公適

死於之得
表手接也則秦統之五人亦可想一見矣

趙衰生盾

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

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

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以。年奔狄。至十。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地今衛

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

苦對苦。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上有國之

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

為乘八。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

齊女而不似他婦。又察其未然賢
矣哉。宜與僂負羈之妻相映

處狄十二年而行點得最妙方見出亡
非一日事然此後更不紀年若入史公
手則當細載之矣。蓮事增華不可謂史
法不謝青于左也。湯孔伯

乞食載塊極其落莫河水六月極其昌
揚事固由苦而樂文亦由淡而濃寫來
妙絕。許竹隱

懷與安實敗名六個字聖賢豪傑胸中
皆不脫此乃出諸女子口中奇絕。周伯

負羈一段以上事多子文以下文多子
事事則看其錯落文則看其精神綺縮
錯錯莫可名言之矣。曹尔堪

若以相夫子必及其國宜一氣詭相
字上下二字義少異未及國而已為傳

其骨各肋
不名幹駢
此也骨骨
合此如一

齊女而不似他婦。又察其未然賢
矣哉。宜與僂負羈之妻相映

處狄十二年而行點得最妙方見出亡
非一日事然此後更不紀年若入史公
手則當細載之矣。蓮事增華不可謂史
法不謝青于左也。湯孔伯

乞食載塊極其落莫河水六月極其昌
揚事固由苦而樂文亦由淡而濃寫來
妙絕。許竹隱

懷與安實敗名六個字聖賢豪傑胸中
皆不脫此乃出諸女子口中奇絕。周伯

負羈一段以上事多子文以下文多子
事事則看其錯落文則看其精神綺縮
錯錯莫可名言之矣。曹尔堪

若以相夫子必及其國宜一氣詭相
字上下二字義少異未及國而已為傳

林懷人之寵與安已之

居實足以敗壞功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

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

啓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賢反。裸力果反。一戶化反

薄如字。國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孔晁註。微。

蔽也。薄。兼也。按照無禮從迫解為畏。僂負羈之

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

若遂

以爲

人。爲了自已文字章法埋沒前人文字多少。姜氏

既卒知孝公。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重耳

不可恃故。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

故殺妾以滅口。重耳用意甚深非子圍之比。

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

名。林懷人之寵與安已之

居實足以敗壞功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

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

啓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賢反。裸力果反。一戶化反

薄如字。國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孔晁註。微。

蔽也。薄。兼也。按照無禮從迫解為畏。僂負羈之

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

若遂

春秋左傳

卷六 僂公

九

相無此理。相字做扶相義看為安。

今諺傳及壁語本此。孫月峰

前後敘事極詳。獨叙宋只點得一筆。變甚非此不見錯綜之極則也。

逐段叙去長短濃淡無筆不變。然各自片段未見聯絡也。此處着鄭文公亦不禮焉一筆。便令前後顧盼生情。開後人類敘堂上搭下許多妙法。益妙法無不出自左氏者。

細思排敘諸國由衛而秦。凡七。雖逐段聯絡亦必有大關鍵存焉。看前半衛齊曹三國以衛文公不禮焉作提。後半鄭楚秦三國以鄭文公亦不禮焉作提。送

夫不之也

原。針句法。又變

二

觀。裸。何

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目貳自別。乃

饋盤殮。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殮。中不

也。公子愛殮。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送

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

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

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

至于今一也。夫戎狐姬之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

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

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宋公孫固言。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晉鄭同

齊。齊等。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

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

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

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

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

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轡。擊

三請

極寫公子于秦。則極寫從者。都是自見

前兩段俱是旁觀之論。後二段于楚。則

都是暗寫。未段與前半。則子犯趙衰用

明寫。此則古文之變化也已。

好以參差論古文。鄙意獨好以整齊論

古文。以此蓋于參差見古人之縱橫不

如于整齊見古人之精細耳。故以質之

當世好古知文者。分餘波字妙。波

處處以從者陪說。僂負羈妻。以從者為

主。說到公子叔詹。以公子為主。說到從

者。楚子則公子從者對起。而公子單收

都是暗寫。未段與前半。則子犯趙衰用

明寫。此則古文之變化也已。

好以參差論古文。鄙意獨好以整齊論

古文。以此蓋于參差見古人之縱橫不

如于整齊見古人之精細耳。故以質之

當世好古知文者。分餘波字妙。波

處處以從者陪說。僂負羈妻。以從者為

主。說到公子叔詹。以公子為主。說到從

者。楚子則公子從者對起。而公子單收

都是暗寫。未段與前半。則子犯趙衰用

明寫。此則古文之變化也已。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年

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作納之張本

經乙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

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晉侯夷吾卒

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于周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補正曰疑此

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

九月周之冬也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俞云前篇敘國此篇敘地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絀從君巡於天

此篇亦叙議兼行格論事則一串論文則可分而為三為二而左氏連貫成篇其結構之妙世都未之詳也以三截看首段正月作領末叙濟河事而中夾子

犯一番妙文中段二月作領總叙入晉事而緊接寺人披一篇妙文末段三月

作領詳叙定晉事而類附頭須一篇妙文此事與文相間成章者以兩截看上

截兩不書不告相呼應而中載子犯公

子之言下截以兩求見兩見之相呼應

而中載除福定晉之事上以事包文下

以文包事此事與文相錯成章者以一

申看則開手子犯知罪同心便見通篇

大旨而寺人一段暗應頭須一段明應

心字罪字字對照又恐後人眼光不

到併羈絀二字亦索性照出令首尾結

構了然蓋特聯作一篇為晉文繼霸

報德修怨一生作用張本若離而二三

之便不得其作意之所在矣自是一頭兩脚格細看亦可以中段為主子犯

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

正義曰皆取明白之義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有

如上帝有如先君言上帝先君明見其心意亦同也

本段以授璧投璧為首尾兩段以及河濟河裁對

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

東解縣西解縣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

東南有白城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

辛丑

秦火左專 卷六 僖公 三

按實如 字成十 年傳 齊盟以 實信 也 實成也

語引也。頭須語陪也。譬如觀貝。正看成碧。側看成紺。文到化工。真非名言可盡耳。

首段子犯四何結上。一大篇文字。公子兩句領後來無數文字。然在本章只是為斬社竊藏蚤作提擊耳。絕妙伏法。濟河一段。公子十九年抑鬱至此。旬日而吐之。文亦筆筆作輕刀快馬之勢。所謂化工肖物者。非耶。一篇叙出亡事。極其鋪排。此篇叙入國事。極其簡徑。乃行文相間相配一定之法。

寺人披語。另作一篇妙文。讀看其先虛虛總冒一筆。以下前六句。答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後六句。答夫社猶在女。其行

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

公子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

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皆須告。乃書于策。呂卻畏逼。呂甥。卻其。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逼害。

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

辭不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社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

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

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社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

也。彼時斬社之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

知之矣。得妙。知君人。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

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索性得妙。當一

君為蒲狄之人。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

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已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

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秦伯送衛

手尤妙。在中間起勢。夾入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作轉板。隱隱將呂卻事一。提以為鍊動。口角輕妙。絕倫。字字尖穎。字字醒藉。國策視此。真儻父矣。

知之矣。蓋作隱語。以劫要之也。注非。子犯授璧。寺人告難。皆慮及於禍。故設術以自固耳。不然。既欲亡矣。何以告之。伯敬謂。范蠡請以會稽之誅。同意。其待君者。薄。余謂其要君者。何好也。至若寺人危言。迫論。脫君於難。足以贖其罪矣。左氏於文公初及國。獨叙二事。見重耳之能用人。孫執升。

曹天棋曰。机支告人危言迫脅。說得毛骨俱悚。可謂關人之雄。朱批。

子金。此方是公子入晉大結局。秦穆公女。秦伯送衛。

竊藏斬祛天成一對又恰與授璧相映
想見文心之巧
頭須語即借沐作一話頭便與上篇意思
迴別此行文另闢蹊徑之法朱批
竊藏求納不用細剖只陳居者行者事
君大體亦作者意在首尾照應大結局
餘不屑屑耳首段罪行者未改罪居
者起結照應極有情行者甚眾懼者
甚眾特造逆與子犯請從此亡照應真
一篇如一句也

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
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正義曰與晉人為
紀綱謂為之首領主帥也網是維之大繩紀者別理
絲縷補正傳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
氏曰言其可任披已見前故直從請
須豎左右小吏豎上注反披已見前故直從請
鄭玄周禮註豎未冠者之官名其出也竊藏以逃
出見叙起而辭語及詳須未見前故特叙求見之故
時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
而辭語便略分明說他心覆圖反却借沐為詞
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
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
棄

晉侯作二軍篇申生略而畢萬詳已是
實主變格今此篇于季隗只點一筆而
通身單叙叔隗一邊其無一句回顧起
句正句句對起句作激射借賓形主之
法至此文而脫化極矣咀華評語最透
今借載之
唐錫周曰前篇大書云晉侯逆夫人嬴
氏以歸何等親熱此云狄人歸季隗于
晉何等冷淡嗟乎嬴氏新婚也季隗所
與同患難者也晉文公在狄之時網繆
燕婉必不少減于文嬴也即文公去狄
之時擇別依依較之別文嬴而更有加
也且二十五年之約猶在耳也豈遂忘
之乃一則特地逆歸一則聽其自來公

小怨所以能安眾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
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
趙姬文公女也盾子餘辭子餘趙姬曰得寵而忘舊
狄女叔隗之子字字焉着文公妙嬴逆嬴歸獨不見齊姜下落
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
其戈逐之怒未平耶
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
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
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

之滿腔勢利。不描自見。文妙在只用一筆叙季隗歸晉。却反詳叙叔隗。一邊寫得極熱鬧。便覺一邊極冷落。文情之妙。正如劉項會于新豐。鴻門項莊技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此與上歸季隗篇一樣意思。總譏晉文得國報施。甚疎為世負心人。寫一小照。俱不至如長頸烏喙之甚耳。固宜城濮之役。魏顛兩人大罵之也。以晉文起結中間極寫介推母子。蓋亦從實見主之法而已。蔣慶臣朱批

特標一筆賞從亡者。而所記偏不於賞。而于不賞。又特標一筆曰介之推不言祿。亦非及而當時君之授賞。臣之受賞。許多可議。皆在其中。無怪推之極口批駁矣。乃讀至中幅。又成不言之言。讀

至後幅。又成不賞之賞。而結處二語。且旌善人。恰應轉不言祿。以志吾過。恰應轉亦非及無意。結構而局法天成。以左氏為化工。誰曰不宜。

介意已盡于前求之知之。乃是借其母更作挑剔。此文字波瀾無此。即一覽而盡矣。世人皆作實事讀。恐失作者之意。一部左傳。皆作如是觀。

此篇是截講格。又復說格。亦通對格。又同環格。以狄伐鄭四字作提。通篇却作兩半。讀先寫鄭不當伐。一層次寫不當以狄伐鄭。一層是截講也。而上截只是泛論。合到鄭又只用虛籠留于下。截實講。反復申重。雖作兩截。實只一串也。至上虛下實。用筆又遙遙相對。大上四句

之語。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

謂上下相蒙。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金云其母三段語是三條文字。字細未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推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

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緇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若作碑記。當以黃絹幼婦題之。旌表也。西

南有地。名蘇上。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

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二十年。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鄭伯怨惠王

滑也。怨王助衛。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

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

滑也。怨王助衛。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

與庸勳八句對都大概說周公召公與四德四姦對都變行實說如是三句與周之懿德九句對都是申說今天子與今周德對都用其若何作結語意不同而格調相準若前從周公召公說到鄭後從鄭又抱到周公召公首尾回環用筆圖變不測定非一知半解之所能盡耳

●咸誠通和也 附注

首段乃一篇文字緣起敘事用疎宕之筆最史公得力處而雙敘如穀搖漾生姿特與通體文調相準為尤奇也上載從德引入親親却處處以德伴說鄭有德而周不德鄭當親而周不親乃一篇大旨周公召公調法相對參差中整齊也前

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犬上以德撫民無親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犬上其次鄭玄指帝皇之世三王以來是以世代言襄二十四年傳立德立功立言以人品言此處照二叔說主世代是昔周公弔

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

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林下文方列文昭或以二叔為管蔡者非管蔡邠

霍魯衛毛帥邠雍曹滕畢原鄆郕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

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鄆國在始平鄆縣東雍于用

反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

明點親字而不感則暗貼德字後明點德字而宗族則暗貼親字乃互見法

●不類與不咸同必謂以類而集

●杜此注本之章昭彼蓋以內外傳之友不相合故特傳全其說與 附注

界河內野王縣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西北有邠城蔣在弋

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名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名穆公

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名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

棣詩屬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小雅外發不韡韡言韡韡

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不方九反韓韋鬼反不朱註作豈不解鄭箋承華者鄂也

不當作村音孚花萼附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也

莫如親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訟爭貌言內雖不

下截從鄭通到狄故從德轉出姦語平
而意側蓋兩層終以鄭親為主也雖以
鄭親為主但下截自重在不當以狄伐
鄭故抱轉周宮封建屏藩乃是扯上截
件下截合講之法而末段德衰從姦語
氣自垂重狄上作結又因太累另添民
本志論兩句以足之調劑適均蓋筆筆
有分寸在口其若文武何回應上截仍
暗暗歸重親親兩層一發尤是精細處
△以棄鄭親以從諸姦八個字是兩截
眼目
●崇尊也 書孔傳尊信之也

和猶宜外打異族之
侵侮。閱呼歷反。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懿美。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
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即聳從昧與頑
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
平惠之勲。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又有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兩項倒項即發。七年殺嬖
厲王之子宜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臣申侯十
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於諸姬為近。道近當。四德
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四項平對以不變為變。
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抱前段申說文氣疎宕與起調相應妙
周仲不用平應而周公一項反分兩對
總之文入聖境參差整齊神化不測耳
上截虛歇下截實煞相對作結章法整
齊

末句又與前使伯服句相配
●上爰周公不咸建親屏周召公思
不類合族作詩此合二語作結甚明白
杜注太誤
孫執升曰鄭於諸姬為近而入春秋以
來與王室構怨者惟鄭為甚夫子刪詩
而以緡衣為冠備亦魚麗之義乎。朱批
俞寧世曰讀前段知禁錮諸王魏之所
以孤黃後段知借援外藩唐之所以亂
前紂徐後劉切皆千秋龜鑑之言。朱批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
鄭字順提狄字倒煞
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
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打
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
歌之故。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
言亦云。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類
乃不可乎。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類
叔帶名狄。故。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王弗聽使頹叔
日民未忘禍。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
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桃木。桃本直接夏狄豔不
或作姚亦宜音桃。如圍近以理式居于温。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尾

承前篇來德狄女后亦一旬提兩層應

而以女后為主善道物情精透語不在多

蔣志曰其若文武何回。上載仍暗暗歸重親親兩層一線。尤是精細。處批

王德狄人是虛景施者未厭二句亦用虛說而以我實使狄二句虛應之其女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

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勞則望報過甚

狄固貪林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志近之

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狄必為患王又

弗聽○初甘昭公師曰女也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于甘河南縣西南

有甘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

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替廢頹

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

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正義曰夏官太僕之屬有御僕下七十二人掌王之燕令鄭註燕居時之令以親近王故欲為王禦寇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

人納之坎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飲大感反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

皆采到。底是親王出適鄭處于汜鄭南汜也在大叔以隗氏居

于溫富辰所不料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好聚鷩冠作怪却。是鷩鳥

春秋左傳卷六 僖公 三

為后是實事女德無極二句亦用實說而以通隗居溫二句實應之無一筆亂下也

吳澂曰天王居于狄泉不昏出者王去京師而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侯國故云出朱批

此層層斷結格不衷身災以兩語作斷意亦足矣又兩引詩以証之一氣不衷

編時律又翠

一証身災意已盡矣又引書以解稱字
小題大做于無可出色處偏要寫得濃
至亦左氏本色也

以地平天成解稱字開後人唐皇一派
文法

鋪排語却用簡雋流逸之筆妙甚
每字一讀

名聚鵠羽以為冠非法之
服。鷩尹橘反翠鳥也。鄭伯聞而惡之。
使

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

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
詩曹風刺小人在位

言彼人之德不稱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
其服。已音記

感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感。夏書曰地平天
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

上下相稱為宜。今書大禹謨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

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

分明畏楚豈為主人翁哉

俞寧世曰三代待勝國有加故歷年長
久寥寥數語想見忠厚之遺鋪排語却
用簡雋流逸之筆。朱批 遺作道

御家義王於叔帶而孝友之心而未得孝
友之術也齊王年而必復之於周。雖未合

有厚封象之制然其心不可謂非友以從來
攻而不敢先。雖未合東征滅之文然其心不可

謂非孝。顧先儒多說之者以經居由居而三傳
有季無由之說也。獨趙氏出居之義異衆說

故三傳為主而立存趙氏。朱批

末本無餘字。說書記

兩句句法都有三層古而拘另一筆墨
汜乎楚反。與會

官守猶言左右
傳以天子清
道而行其居九
重既舟外四眾

天子有事膳焉。有事祭宗廟也。膳祭。有喪拜焉。宋弔
周喪。

王特拜。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
加厚。善鄭能尊先代。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

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

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王使簡

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

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

叔帶襄王同母弟。

本也。引經斷結。恰倒收上三語。無一字落空者。

三條都用禮也。作斷第一禮。勢利也。第二禮。苦惱也。第三禮。直免意思。不過耳。

三得字為線索。得仕則得守。而國可得矣。

服降名禮也。

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林得恐懼修省之禮。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

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正。傅氏曰。官官司具。器具。先。

君後已之禮。

衛人將伐邢。禮至日。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夫守謂邢。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為明年。正卿國子。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無傳。五同盟。林文。

公卒。子成。公鄭立。宋蕩伯姬來逆婦。

無傳。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宋殺其大夫。無傳。其事則未聞于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迫于陳。罪故不稱名。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玉稱入。從告。頓子不言歸。與師見納故。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虜盟于洮。

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平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

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

衛成公立。未踰歲。葬子。固共例。

洮音滔。

傳滅邢事。却始終詳叙禮至。以其詐以得國。上累其君也。銘名相映。不能留。百世適以遺臭萬年矣。

此是晉文第一件冠冕事。却便露詭譎。全身看子犯之謀。先從私說到公。復從公轉到私。已自兩岐識見。晉文則純以私為生。故阪泉之兆。王戰得克。已合大義。因于已無涉。便又遷就到務。必有利于已。而後快戰克。王饗單就對義說。降心逆公。則直道破心事。而于是辭秦逆王。踴躍從事矣。看來極是有志氣。不肯讓第一等人與別人做。却不知他滿肚皮以勤王為求。諸侯張本不肯將便宜事與別人分也。五伯假之。晉文尤做得徹骨。作者發為之刺畫一斑矣。

平王東遷之時
仇輔之公矣

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政。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于器。○掖音亦。說文。以手持入臂也。今謂臂下脅上為掖。因名轉而相生。○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納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之。○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使下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得其兆。故公曰。吾不堪也。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此不謂晉之周王自當帝。此不謂晉之周王自當帝。此不謂晉之周王自當帝。

一卜一筮分明對局。雖前略後詳。而中間各以吾不堪也。且是卦也。作一折稱。停恰勻。其起訖之兩兩相對。光顯而易見者耳。

吾不堪也。寫作小讓。如偽光景。煞甚可笑。較之安知非僕。光明詭秘。相去天淵。大讓如謾小讓。如偽。禮記儒行。安知非僕。後漢光武之言。

寫得精神奮發。又着着有經濟。此處却要真實本領。單靠詭譎。不得五霸不足。

東行
早備一考

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下離。之。睽。三三。兌下離。睽。大有九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繫于一爻。天為澤以當。曰。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耀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師而下。順流。故曰下。

春秋左傳

倍公

左編
六亦談何容易耶

此篇承上篇來于極得手時便寫他兩
作喫沒越事亦作者胸中早已過人處
也兩對中以王字為眼目而起手敘事
連着四王字寫得鄭重先立一篇之案
否則臨時換出即不成章法矣
國語兩篇大文此只以數語括之意足
而語峭詳略固各居其勝也
劉慈莊批
王語命之自慚葛語命之自思簡嚴急
直中別具婉曲之致亦何煩費辭
兩節中特着始啓南陽一筆先收束上
截然後跌落下截乃有開架若竟接場
樊不服則不見起伏轉換之妙矣此
筆尤中間轉法之極佳者既有勢又有
局也

傳述云章典
世王制也

春利左傳
溫大叔在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

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以助歡也請隧弗許

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

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

陽在晉山南河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

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

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秦晉伐邽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楚闕

克厲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

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與

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

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

偽與子儀子邊盟者

日秦取析矣戍人反矣

王字為主德字伴說兩對中以順逆為
章法各有兩層頓折

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天子之父兄
甥舅也若之何其害之也

以瑣碎之文寫詭秘之事語簡而明筆
輕而活國策亦時效此種便苦其澀天

分固不可強也

絕妙兵機後人屢用輒效其許多詭秘
總以算計申息二戍為主前以盟申息

者詐商密後即以解商密者敗申息中
二事固以取析陪戍反也闕屈只兩人

名字簡凡三次點足即用作首尾中三
處關鍵細玩可知其篇法之精

原雖圍不出其民而陽獨出其民者
玩蒼之言是到底不服語氣也林西仲

一讀居此陽者誰也句非王之親相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三

世非
志

耶。句欲俘之手。以秦為主。而前陪一晉。後便附一陳頓。皆相配處。

本為圍陳納頓作傳。却別詳伐都追秦。事于玉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

分明怕他照陽樊式耳。三日一舍。糶出一片王道模樣。聲口來亦不怕他不降。所謂論也。孫執升 宋批

請。隧。圍。樊。事。不。類。而。合。為。一。篇。圍。樊。圍。原。事。同。而。反。分。為。兩。篇。可。見。文。章。結。構。剪。裁。明。搭。之。妙。論。文。不。論。事。也。溫文略帶得妙事變而文因之矣。

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成亦敗故得囚。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遂圍陳納頓于于頓。為頓 圍陳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也。日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為原大夫狐漆為溫大夫。狐漆狐毛之子

為溫大夫。狐漆狐毛之子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

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鄆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

修文公之好。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晉趙

衰以壺殮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劉炫以徑為經謂經歷饑餒不待其詞之畢從彼言也衰雖有大功猶下屬為句非故使處原。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丁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

以言廢從。徑餒。釋文。一通從絕句。傳經曰徑餒。連中餒也。

解紛排難歸美。親衛成初政。甚有可觀。不奈後之顛倒何也。

徑。步道也。步道小道也。說文

徑行過也。集句又從小道中。亦是亡人之光景。

徑餒。途中飢也。傳氏

此事柳州駁之。不遺餘力矣。然重耳英雄。豈全情此。當是患難中。別有感傷處。如載環受殺。幾同哮喘。洗飯不及。壺漿正在於此。吾家豆粥。麥飯。竟下光武之泣。豈大樹無他勞哉。意可想已。

其則不及壺飯之救飢疾也。

巨粥麥飯大樹。並後漢光武記。

乞者鄙辭非不保得之辭

室如懸磬

劉炫曰如磬在縣下無聲

擬室字劉解

多優若以懸

喻室聲喻人

室中除人外無

所有也

傳德曰計其

時曾必有是

史使之耳杜不

推而諷解也

以二月故室聲

如此則無同無

歲不然何獨曾

恐乎

茲平蓋昔邑名而時君之所居國人

至鄆弗及

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

夏齊人伐

我北鄙

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林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

皆書入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齊高厚始訖春秋唯邾莒書入

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林乞師始此

內乞師不書書乞師于楚誌中國之屈于夷狄也正義曰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

以乞為名○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有不祀之罪故

不譏楚滅同姓○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

取穀傳例曰師能公至自伐齊無

以為稱

受命蓋受應討之犬首須取給於臨時妙在乘未入境釣由恐字又釣出特字林西仲

以二盟討魯却不防魯之以舊盟責齊也此亦相映處

辭令之遞巧變無窮大約不外二種一是就其辭而入之一是反其辭而折之

此篇之妙乃在兼此兩法恐矣是就其辭則否是反其辭隨口轉變其敏妙不

待言待先王之命乃以一筆擅二妙為尤奇也蓋何恃不恐其意中分明笑我

毫無所恃我偏要對他說個有恃便是反其辭而折之他口中又若後問我畢

竟有恃我實對他說個有恃便是就其辭而入之中間將盟辭做個話頭下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

茲平時君之號莒夷無謚

以號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

展喜犒師勞齊師○犒苦報反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魯語所謂以膏沐犒師是也

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

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

宋以其善於晉侯。
春秋之時其親盟皆猶不足特况贈馬在宋為先世更不得援為証必是當時別有事實也

吳澂曰前年宋成公忘父之讐與楚平而往朝之今即晉可謂能速於徙義矣楚伐而圍之吞以著其橫也 朱批

此二節都為城濮之戰起本
趙伯符曰齊桓晉文用諸侯師志能左右之何不以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也 趙補注

于敘事中間忽然橫插一筆見魯之竟能以楚伐齊于敘事已了忽然橫拖一筆見齊之不能以楚責魯極小文字乃得此兩奇筆 先王之命依然盟府而

卷六

春秋左傳

卷六

三

楚熊渠之中子紅立為鄂王者也。正義孔晁云。摯熊繹玄孫有疾楚人廢之而立其弟熊廷。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秋楚成得臣鬬宜申

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鬬宜申司馬子西也。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

林宋自二十四年朝楚為平至是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為二十八年楚子使子玉去宋張本。

師伐宋圍緡。為二十八年楚子使子玉去宋張本。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

已。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

魯則自食其言齊則安受其憊皆可嘆也。是作者言外之意不望世人讀而知之耳。

李廉曰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孰時長勺之兵由於納糾而西鄙此鄙之怨始於救齊本非有深憾者但桓公孝公欲得魯以集夏尔 朱批

使居穀。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

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左傳卷六終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三

			<p>公不為也曹人其也 <small>公不為也曹人其也</small></p>
			<p>夫人孫<small>大夫</small>孫<small>大夫</small>孫<small>大夫</small> <small>夫人孫大夫孫大夫孫大夫</small></p>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